

湧

明

幢

朱國禎著

小

品

品

第八冊

進步書局校印

欽定四庫全書

明倫彙編

PDG

湧幢小品卷之十九目錄

祀神第一

大社取土

朝天宮

城隍 三則

景惠殿

帝王廟

克廟規制

孔廟

祭用常服

不領祠祭

許廟祭田

曝礮

薩法官

符神

飛天神

鍾葵

猿仙神

霍廟池冰

舞陽侯

衛公生日

河神 三則

石像

荷石

老父指路

神鬼所護 二則

詩鎮

劉忠宣免難

陸莊簡風火

濟風救難 二則

神人救厄 二則

辭清成靈

黃冠授藥

神示

神啟

斷獄

却羨

王春元

青衣持檄

易榜

焚像

心計得情

井神

竹神

石鹿神

保障為神

石吞為神

神燈廟

丹臺記

神惠記 二則

神術

蔣侯授矛

朱書

假神

假妖

精爽七則

役鬼

鬼報恩

冥獄

避正人

鬼道姓名

鬼怪

冥司獄

湧幢小品卷之十九

明湖上朱國禎輯

祀神第一

太祖最虔祀事。到任須知冊。以祀神為第一事。今官府位任。吏人先投須知冊。仿此。各神俱存本號。而後代況加之稱。悉皆撤去。為之一清。其不入祀典。而民間通祀者。聽前代有毀淫祠者。而太祖有舉無廢。蓋重之也。御製冊序云。五經四書。有志之士。固已講習。即繼曰。此書羸俗。實為官之要機。蓋嚴事神明。推崇經術。其聖不自聖如此。

大社取土

洪武四年五月。立大社廟於中都。命工部取五方之土。築之。應天河南進黃土。浙江福建廣東西進赤土。江西湖廣陝西進白土。山東進青土。北平進黑土。天下郡縣計三百餘處。每土百斤為率。仍取之名山高爽之地。世傳張士誠築王府基。取三興土為之。嘉興長興此相似。然張以便身。太祖以事神。築基之土必多。太祖以百斤為限。此興亡所由異也。

朝天宮

兩京皆有朝天宮。事天禮神。並為習儀之所。南建於太祖。即治城舊址。景陽樓在其左。二門外紆道屈曲。最可喜。北則宣宗八年。始卜築於阜城門之內。宮成有景星之瑞。其規制宏。勝於南。而雅秀則不及。嘉靖中。陶真人請重修。輝映益加於前矣。

城隍

北京都城隍廟中。有石刻北平府三大字。此國初舊物。一老卒云。其石長可丈六尺。下有城隍廟三字。既建北京。埋而露其頂。埋矣。又露。不知何意。儀門墾十三省。城隍皆立像。左右相對。其香大甚。每歲順天府官致祭。府尹可以配。都城隍則布政。可以配。省城隍。勢位略均。而一坐一立。何居。豈幽明少異。而儀門所墾。或者後人附益。非經禮部考訂者耶。

再思在外州縣。皆有城隍廟。並不聞有各省城隍廟。即如江西城隍為灌嬰。亦相傳舊說。前朝及國朝。亦未嘗祀之為省城隍也。然則都城隍者。乃都城之城隍耳。豈如都御史都指揮之云乎。其位次亦可辨矣。

洪武二年。應天開封。臨濠。太平。四府。滁和。二州。城隍。皆封正一品。各府封公。正二品。州為侯。正三品。縣為伯。正四品。應天。宸冕。十有二章。開封等五府。州。及各府。九疏。九章。州縣。七疏。七章。王矣。公侯伯矣。仍遞其品。章服各異。似不可曉。豈幽明各異。獨加崇重與。

### 景惠殿

太醫署中。故有三皇小像。醫令以便宜奉事。世廟從侍醫之請。作景惠殿。令大臣春秋主祀事。殿堂川士僮。為尚書。用侍郎王希烈議。上疏謂三皇繼天立極。而列醫師之中。于禮不協。請撤祠。進歷代醫師于一堂。院使以少牢行禮報可。

### 帝王廟

歷代帝王廟。塑像精巧如生。光武恂恂有儒者氣象。餘多雄武可畏。嘉靖中。虜患甚棘。修撰姚濼題黜元世祖之祀。其言曰。虜淳于大。戎狡深于劉石。貪劇于契丹。暴過于女直。給事中陳棻亦主此說。上疏堅請。且謂太祖存其像祀。乃開國諸文臣劉基等。中元進士。受其豢養之恩。疆假元以帝統。謬與元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失。又謂北虜方橫。祀胡虜之君。何以禁胡虜之侵。看來元世祖大有好處。趙氏子孫不

殺一人。舊臣多所錄用。即文丞相逃真州。再就擒。延至數年。以星變方就僕。其餘善政種種可錄。豈非夷狄之聖王與。太祖祀之帝王廟。又立廟于北平。歲時致祭。遣順帝之謚封崇禮而歸之。每曰朕元布衣。又曰朕父母為元百姓。受其養育。吁。此豈腐儒所能窺哉。二公彈不得。太祖便彈劾中丞。嗟乎。仕於元者。豈獨一中丞。中丞亦何戀於元而。世宗方議禮。大有改革。又憤虜橫議行。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 堯廟規制

帝克廟。在平陽府汾水西。後徙於東南。唐顯慶中。徙府城南。有地七百畝。屋四百間。中為文思殿。前為賓穆門。左祀老子。右祀楚霸王。後祀玉皇。總曰光澤宮。正統中。左布政石璞。郡守萬觀。以左右二祠不合經典。撤去之。左祀舜。右祀禹。易玉皇閣為執中閣。顏克殿曰廣運。門曰俊德。協和舜殿曰重華。門曰玄德。禹殿曰文命。門曰祗德。增屋五十二。廊六十八。合為三聖廟。已更執中閣為殿。而于克殿前為閣。顏曰先天。最為雄雋。於是規制大備。冠于西垂。然前人祀老子。猶曰孔子嘗問禮。西入流沙。不甚悖也。至霸王入秦。坑卒縱火。一猛悍武夫。而與老子分東西。且上配帝克。不已甚乎。石公之改正。足洗千古之陋。方議興工。一夕大風拔木。積廡下。皆棟梁材也。人咸



神之

孔廟

兩京孔廟各見志書中。萬曆二十八年始易以琉璃。從司業傅新德之奏也。曲阜廟。成于魯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飾。至金皇統大定間。制乃大備。元凡三修。本朝洪武初。改建國學於鷄鳴山下。即六代樂遊苑。故亦戰場也。分為二。東則小教場。西則學。基學舍隙地種菜。佐飲食之用。五年文廟成。上視學釋菜。七年詔司府州縣衛學。通祀孔子。衍聖公賜詔。如一品法。頒大成樂器于天下。舞用八佾。永樂十四年。撤其舊而新之。以後歷朝。登極遣官致祭。成化中。加籩豆十二重。建正殿。恢為九間。樓閣門廡皆廓其制。弘治十二年廟災。學士李傑祭告。發帑金十五萬。守臣重修。十七年告成。大學士李東陽致祭。庚子春。余得恭謁。簷下皆盤龍雲花石柱。壯麗精緻。目所未見。入廟。清肅莊嚴。遠非佛宮可擬。相傳費至三十萬。萬曆己卯。撫臣趙賢重修。甲午。撫按鄭汝璧連標等。復開甕城重門。以闢神路。

祭用常服

歷代忠臣廟。皆府尹致祭。凡祭必用祭服。獨此用常服。想當時請旨未下。府官草

草行事。遂以為例。今當改正者。

不領祠祭

京師諸祭。皆領于祠祭。惟壩上馬房。別自建祠。以元旦冬至。聖節。遣內侍主祭。光祿寺具品物。不領於祠官。

許廟祭田

許遠字令威。世居鹽官洛溪里。許之後有名忠者。藏其譜。今見存。并新其廟額。祭銀八兩。後減三之二。及括祭田。故所優以輕折者。並罷去之。萬曆十二年。忠訴於縣令陳某。為請于兩臺。得復。

螺磯

蕪湖江心有磯。磯上有祠。祠孫夫人。曰螺磯。甚有神靈。孫夫人至此磯。聞先主崩。掩哭自沉。又曰。孫劉有卻。夫人歸吳。舟儀磯下。不忍見仲謀。遂功于此。夫人真烈丈夫也。蜀既不傳。吳亦遂諱。宜其為神。血食萬世。郭青螺權蕪稅。並塑先主像。改曰蜀望臺。

薩法官

建陽縣橫山王廟甚靈驗。遞歲鄉人祭賽。必用童男女。否則疫厲隨起。宋紹興間。薩守堅入閩。至建陽。是夜橫山王托夢朱文公曰。廟久為蟒蛇所踞。遞年祭祀。渠實享之。今薩法官欲罪我。而重譴之。微惠先生一言為救。文公夢中問之曰。法官安在。曰。寓關王廟施藥。次日往廟中。果有一道士。詰其姓名。曰。薩某也。文公具白其事。薩曰。先生說關節耶。姑免完。比歸。則廟已燼矣。惟有一大圓石鎮其中。今人呼為飛來石。是夜文公又夢曰。業蒙救矣。亡以為謝。此去護國寺。風氣甚聚。可為宅兆。君其世世獲福。宜急圖之。後文公議建學其間。即今學基是也。

### 符神

符堅死于新平佛寺。見夢于寺主摩訶曰。改為吾宮。則已。不則盡殺居者。果死疫相繼。因共改寺為廟。遂無復疾疫。正月二日。民競祠以太牢。號曰符家神。

### 飛天神

嘉州開元觀。後周所創。本名弘明觀。隋大業末。方建大殿。殿西塑飛天神。王像坐高二丈餘。坐二鬼之上。初道士呂元藻數夕夢神。從空直入。其形接天。遂為此像。隋末多事。不果就。然靈應則多矣。太和。中。杜元穎鎮成都。時南詔侵沐源川。分道而來。掩

我不備。欲取嘉州。去州四十里。寇忽大驚奔潰。州境稍安。有得夷人覘候者。乃言本欲徑取嘉州。忽旗幟徧山。兵士羅立。有三五人。金甲持斧。長二三丈。聲如雷霆。坐二鬼之上。麾兵士直進。蠻遂驚潰而去。是日蠻酋死者三人。始知為飛天神陰兵也。自是郡中祈禱無虛日。有人將下峽。乞福於神。瞿塘水汎波濤甚急。同行之舟皆損矣。其人甚懼。見神人立於岸。如飛天之狀。使二鬼入水扶舟。舟得無恙。開元觀之名益著。觀在層岡之上。下眺城邑。俯視江山。二水迴瀾。衆峯環抱。為郡中之勝。舊有高閣臨崖。崇樓切漢。制度宏巧。遠近稱之。久而摧壞。官收其材用之。餘者為馬廄。有門扉制古。且堅。無絲毫朽蠹。置之木棧之旁。既而有光炯然可鑒。以其為怪。棄而不用。遷於紫極宮玄元殿內。有小赤蛇蟠綴門楹之上。累日不去。涉旬之外。不知所之。

### 鍾葵

鍾馗之義。筆叢言之最詳。且不止堯鍾葵而已。隋時又有喬鍾葵。為大將軍。大約辟邪之神。隋唐以前。往往取佛僧鬼神為名。葵馗音同。雜出。俗畫鍾馗戴軟角巾。便有開元進士之說。

### 猿仙神

韓苑洛為浙江僉事。王鎮守詣之。被逮時。山東魯橋有廟曰猿仙神者。能預言人禍福。官拔孫百戶等。謁神。且布施。神一見。即曰。汝輩非拿韓僉事者乎。眾曰。諾。神曰。韓大奸官。好人。浙江民以青天呼之。王鎮守無天理也。我近日來自京。科道部寺無一人不惜其枉。世界如翻餅。時當不久。此人異日當大用。爾輩可小心待之。眾應曰。不敢。神怒曰。張某狡猾無狀。不念爾六歲驚疇子兒乎。張股慄叩頭。蓋張年六十餘。始得是兒。項短而遇韓無禮。故神言之。張大驚。挾其曹致賀。自是待韓愈恭。而張某尤甚。

### 霍廟池水

御史閻睿行邊。經祈連。暮宿山下。夜分聞金鼓聲。比曉雪滿地。詢諸左右曰。山徑冰滑。霏雪馬不可度。山後有霍將軍廟。入廟祀之。廟下有池出水。若榴梨瓜果狀。眾咸奇之。

### 舞陽侯

樊噲。原武康縣人。從母李。嫁於沛。遂為沛人。今縣有舞陽侯廟。甚靈應。

### 衛公生日

安吉州李衛公廟。初在孝豐玉磬山陽上方寺前。宋乾元年間。風雨暴作。廟移於山之東。即今址也。熙甯甲寅。隕石於廟之東。嘉定己卯。隕石於右廡下。元泰定乙丑。隕於左偏。棟宇像設。一無所損。若避之者。成化辛丑。復隕於後殿。損楠之楹。弘治初歲。大旱。邑令譽神禱雨。雨隨興至。須臾霑渥。癸亥夏。旱且酷熱。禱於神。神額有汗如珠。拭之復汗。雨亦隨應。初神微時。射獵霍山。投宿朱門。遂有乘龍行雨之事。則神之靈異。其來也遠矣。每八月十八日。相傳謂公生日。東先期釀金。真酒酣宴。演扮先代人物。鼓吹歌唱之聲。晝夜不絕。謂之李王會。

### 河神

金龍大王。姓謝名緒。晉太傅安裔。金兵方熾。神以威。嗾憤不樂仕。隱金龍山。樹築望雲亭自娛。咸淳中。浙大饑。損家貲。飯餒人所。全活甚衆。元兵入臨安。據太后少王去。義不臣虜。赴江死。尸僵不壞。鄉人義而瘞之。祖廟側。大明兵起。神示夢。當佑。聖主。時傅友德與元左丞李二戰徐州。呂梁洪。士卒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戰。虜大潰。遂著靈應。永樂間。鑿會通渠。舟楫過洪。禱亡不應。於是建祠洪上。隆慶間。大司空潘季馴督漕河。河塞不流。司空為文責神。河塞如故。會司空有書吏。以事過洪。天將着。

遇伍伯。擒以見神。神坐廟內。詰問書吏曰。若官人。胡得無禮。河流塞亦天數也。豈吾為此屬民。為語司空。吾已得請於帝。河將以某日通矣。若掌書不敬。當罰。書吏訴不得。受朴去。以告司空。已而河果以某日通。於是司空祇事神益虔。

### 石像

晉天福以前。有巧工來自雲川。見有石浮於水。歎曰。石豈真能浮乎。是必神使之然也。其夕夢一老人揖而前曰。吾楚歷陽侯范增也。大功不成。邑鬱而死。未有主我祠者。附石以告君。君能留意。必有以報。遂取以為石像。奉香火。惟虔。煙隨風飛。直至蘭溪縣。止于苧峰之巔。邦人歸向。聚木石而成廟。題曰福祐。括蒼王淮詩云。關中失鹿人爭逐。一去鴻門不可尋。千古英雄死遺恨。封侯廟食更何心。合第卅卷。陳孚之詩讀之。亦可悲矣。

### 荷石

邵仁安。睦之清溪人。貞觀初。與弟仁應俱隱蟠山。誦道德經。深得其奧。沒而為神。有巫何氏。虛譚禍福。惑人神甚。惡之。現形。以一木荷二大石。重各萬斤。至山之巔。折所荷之木。植于地。枝葉生焉。巫者驚走。人名其樹曰虬錫。立廟以祀。廟前有池。歲旱致

禱水湧沸山上。二石雲起。有蛇出于池。入廟升屋。雨隨大注。山下一小兒。失已三日。途遇老人呼曰。隨我閉目。勿得開。從之。聞風雨聲甚厲。少頃。撫其背曰。至矣。開視。果其家。曲卷中也。

### 老父指路

孫明。澠州昌邑人。事瓊。據益都。明被兵掠。至鴻溝。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兵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逾。俵俵亂行。有老父教之曰。兒但從吾指以往。即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固隄鹽場中。草深滅頂。而豺狼左右。嗥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舉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啟視之。明也。急挽以入。初。父止生明。明之子孫逾四十人。孫惟中。字伯庸。有孝行。廬墓通書史。居家嚴肅。三子。長尚志。入國朝。為禮部主事。

### 神鬼所護

趙尚書。邳祥符縣人。有異質。善賞識臧否。正統中。錢塘于肅。愍公謙。巡撫河南時。公謝政家居。于數造其廬。以前輩禮事之。甚恭。一日。公執于手。嚙之。出血。于即悟。泣拜請教。公不答。頃于出。其孫怪問曰。大人何嚙于手。公憮然曰。于好官。惜不得令終耳。



公先為郎署時。一人犯大辟。死獄中。出其屍。實閉氣詐死也。越四十年。為司寇。其人復犯法。公一見呼其姓名曰。汝非曩死獄中者耶。訊之伏辜。人以為神。公在襁褓。母避鄰抱。匿林莽間。有虎至。母懼。置公於地。虎熟視而去。暑夕寢。覺舍中羣狐采麻葉作扇。扇之。驩呼曰。趙尚書方苦熱。吾輩敢憚勞耶。公聞之。益勵志讀書。

顧虔。鳧山人。有孝行。坐事亡命。走西南夷。萬山中。經辰水。麻合山。烏江。紫梢蠻洞。幾死。常有神人護之。自播州轉入丁山。山神夜來與語。貌甚偉。曰。吾姓褚。導如巴中。巴人以為神。相與敬事之。居九年。赦歸。時洪武三十年也。將渡江。又有戴笠者。若云。江不可渡。是日大風渡者皆死。獨得免。永樂中以人才徵。不就。

### 詩鎮

我湖慈感寺前橋。曰潮音。水清徹。有蚌浮水面。吐珠。人皆見之。每風雨。即有蛟龍來攫。永樂中。夏忠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神。黑衣白裏。率一美女來見。公不為動。徐訴曰。久宦於此。歲被鄰豪。欲奪吾女。若得大人一字為鎮。彼即懾伏。永不敢動。公書一詩與之。中有蚌傾心之句。神拜領而去。未幾。公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訴曰。聘一鄰女已久。無賴。賺大人手筆。抵塞不肯嫁。請改判。公張目視之。金甲神甚怖。冉冉而

退公因悟曰是矣。愆感蚌珠之仇也。朦於海神。次日大風雨震電。有一蛟死于錢溪之北。文皇方有偵卒報知。及還。朝問狀。對曰。此皆陛下威德。百神効靈聽命。臣何敢與焉。上甚悅。楊文貞請錄付史館。上不許。萬曆己亥。余遊太和至荊州。文貞六代孫現為兵使者。對余言如此。

劉忠宣免難

忠宣公少隨其父廣。居官廣西。歸至赤沙湖。誤墮水。風悍帆滿急。舟行已遠。浮沉水中。遇漁舟掠出。送至舟。已半日矣。癸未會試。場屋火。攀垣數四。皆為後人搜下。喘喘待死。俄若有人推之上者。遂踰垣。旁一人衣之白袍。問其名居。不答。標衣號于市。亦無應者。

陸莊簡風火

莊簡公館于陶氏。夜夢三神。昇大器至前曰。祝融將有所做。以公在薄其罰。語畢。談起。公又力懇曰。第及三舍。不傍延也。翌日果奠三楹。嘗渡江。遇疾風。舟幾覆。公肅衣冠自訟。須臾。若有物曳舟者。抵淺洲。免焉。自是遂戒牲庖。

濟風救難

劉佐中部縣人。生五歲。值歲凶。民有鬻美衣於市者。大母以升米易之。佐問易以何為。大母曰。將衣汝。佐曰。今米與衣孰重。亡米死矣。衣何用諸。大母大奇之。奉母暨諸弟北上。渡江。風佐年十五。號且禱曰。吾願代吾母暨諸弟死。風益急。佐將投于水。舟人執之。已。風止。復濟。正德丁卯。鄉薦。解元。邵昇未冠登科。有俊才。劉瑾從孫女妻焉。庚午秋。瑾敗。有司遠昇。急奔佐。匿之。閱數月。佐又匿之他所。或止之曰。邵君托我者。以我能活之也。邵故不與瑾事。我知之。夫不權其是非之原。而輕背其友。豈仁者乎。卒脫昇於難。

劉瑾為姪女求婚。時有戊辰探花戴大寶。丁卯陝西解元邵昇。皆未娶。談者爭以二人姓名進。瑾曰。吾聞中人歸邵生其可。苦辭不得。昇因閉戶絕人事。瑾誅衆以昇無所與事。免諫斥為民。昇字晉夫。才調超逸。能詩。絕不以得喪櫻心。年僅四十四卒。衆皆惜之。戴尤早夭。均犯忌才之阨矣。

### 神人救阨

金峯胡公宥。新安人。甲戌進士。能文章。諸生時。下帷。嘔血甚劇。夢黃冠假良背之。旨疾乃瘳。每神其術。祕不語人。嘗自城南夜歸。燈火相接。及門。聞無一人。舟覆彭城。賴

居人出之溺。公問故。則神人風戒。謂賢者有阨宜堅持。勺繡以救。見屠者將解牛。市而養之。守塚及公卒于黔。牛不食死。

初生時。母毛孺人夢車駕臨其第。方以臬司入覲。歲在癸未。會廷議相壽。上有薦公習圭測者。受命往視。屢賜御膳。車駕之幸。其在此乎。同時往者。南司寇陳道基。通叅梁子琦。請改而禮書。徐學讓不從。止。

### 辭請威靈

徐楚淳安人為辰州太守。甲寅疫癘大作。公亦昏憤恍惚。覺身著金緋坐殿上。兩楹間幡幢飄搖。署曰威靈。几前大鼎焚香。黃冠在前。問曰。此何地。我何在此。對曰。此城隍廟也。郡人請公生為之。公怒曰。誰為此議。我首向汝作土偶耶。道士忽不見。幡幢殿宇一時都沒。翌日。士民苦旱祈雨。執牒請公署名。公曰。有如夢。我當應禱。纔出署。大雨如注。三日夜不絕。疫癘頓蘇。先是公以內艱歸。過山東。聞有高孝廉爭舟怒罵。復舉大石擲公。幾中額。且曰。異日見我廷謁。毋悔乎。公笑而謝之。後至辰州。高乃補沅陵令。辰之附郭邑也。大為跼蹐。高頓頓愧泣。公怡然答曰。乃公吞雲夢者。八九願勿復言。為雲南副使。周龐者。廣西人。有所親人周岐岳。選家化衛經歷。死矣。龐謂其子。

曰。滇廣萬里。誰知而父死者。以文憑假我。我之官所得與而共之。龐竟赴蒙化。恣意貪墨。居一年。而岐岳家有七人來。龐恐事泄。飲之酒。夜盡撲殺之。燔其屍。有宋經歷者。故識岐密。以告公。公佯檄龐往事鄰縣。而擒其妻子。訊即服。捕龐置極典。滇人稱為神明。子應箒。己丑進士。忝政。

### 黃冠授藥

劉繹。字斗山。代州人也。成化丁未進士。理遼東糧儲。逆瑾惡之。械至京。枷午門前。枷重法嚴。凡枷者十餘日多死。公枷月餘不死。時同郡王沈庵以死侍側不去。有黃冠者至。遺家人一丸藥。曰。日剝一分食之。盡則難脫。公是日亦夢僊人自霄而下。內藥口中。覺來尚有香氣。監守者俱言有老人送藥。忽不見。語喧聞。上遣九重。太宰張西麓。綵來此。異言之瑾。得釋為民。張又言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朝野稱為鐵漢。後陞衛輝知府。長蘆都轉運使。此一鐵漢。阨于瑾。救于仙。而又見知于瑾。後之見知。則又黃冠誤之也。故官不甚顯。

### 神示

任汝亮。猗氏人。進士。戶部主事。督餉彭城。渡河。登舟。夫足墜。沒。陪僕自投下。援之。亦

不復見日向晨舟人駭而譟有頃與陪僕忽躍而出神色晏然或問公溺時狀曰若有巨木載者舟人以纜度水深百丈駭以為神知泉州府泉州苦旱郡人占九鯉湖神神示之須二千石至而雨公方入武夷縉紳有以夢告者疾行左右言支干不利公策其馬曰農夫閔閔望歲所言不可以過今日脫有災太守任之至果大雨又三月牧兒入山中經一峽見石理若文字隱起拭辭讀之云巨雷闢石神泉湧出見者神彊食之無疾以傳以頌良二千石郡人爭來觀有疾一敵立愈會內訌中蜚語左遷知興國州泉亦先涸

### 神儼

蒲州高嶽為黎平太守黠夷以嶽西人不習土風聚而掠供張物嘗之嶽乃與杖械擊復奪去傳檄將吏悉收斬以徇夷衆噤指無敢犯嘗閉戶卧漏下已三十刻有紅光奪目跡之責燭自然默善兵猶大也神其以示儆乎部署材官粟馬厲兵寢戈操甲欽欽如對敵壘衆竊怪之已而旁郡夷戕殺官長以叛臺檄嶽調孟兵討賊孟兵蓋獲之後剽輒敗戰尋罷不用兵志曰是謾我使僕僕道路士辱兵頓不則受賊賄耳將甘心於罷者鼓譟躡郤而入左右無人色辟匿嶽坐堂上以一吏侍昏之入意

氣自如。徐呼而前。以爾討賊。乃自為賊耶。吾貫爾縛。賊自效。眾頓首。願受約束。倍日并行。卒獲渠魁。還報。

### 斷獄

歸震川先生。令長興。好譚文。於聽訟。非所長。有鄉豪與媳姦。為僕所見。揮刀殺之。知事不可掩。入室。取一婢殺之。提二首赴縣。告以獲之姦所。欲脫己罪。偶大雨。沮城外。其夕。先生夢城隍神。告以殺死本末。先生長坐堂上。其人携二首奔入。未及言。先生大呼曰。賊賊。汝殺人。如是如是。遂伏罪。眾咸以為神。自後無敢欺者。

### 却羨

吳猷。新喻人。任兗州府通判。庫吏楊福。以羨金千餘兩。私猷取之。猷不取。後十年。其子總稅赴京。舟至蕪湖。焦磯觸石破。賦金沉于江者五日。詰旦。家僮狂叫曰。我焦磯神也。汝父猷。不取充藏金。今所沉者。稱是。蓋以長纆繫鐵鈎。曳取之。必獲。啞如神言。果獲。同事者乞神效之。僅出空橐焉。

### 王春元

王命。河間饒陽人。潯浣大溢。水及城。不浸者數版。有婦人呼于市曰。必王春元祭之。

時饒有兩王春元問主名。指曰君也。殺牲為文。登城望祭。祭畢而水落。遂不為災。或問以故。婦曰。渠東斗星也。翌日復問。其婦慚然不復憶矣。人咸異之。後為鳳翔知縣。潔己愛民。秋禾正茂。忽有蟲如蠶而微小。色正黑。緣苗食之。徧四境皆然。百姓奔告。即為文率眾禱於神。詰朝而蟲跡如掃。竟亦莫知所往。士民為圖頌之。嘗以治邑勞瘁成危病。醫藥罔效。夜夢梓潼神告之曰。服補心丹乃愈。覺以語醫。醫言非對證。藥已之。既復夢如前。即和而服之。遂愈。

### 青衣持檄

嚴天祥朝邑人為絳縣知縣。恒以役至夏縣。道經傅說祠側。嚴必入拜。徘徊瞻顧。有曠世相感之思焉。一日復過。屬有急。不得入拜。憩其側。短亭中坐。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傅丞相要公。嚴謝不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無所見。以為嚴作鬼語。然不敢詰。第應曰。食使者矣。嚴乃語二青衣還報。傅公異日。蒞我為御史。乃往言訖。就寢。頃之寤。呼左右大驚汗出。述夢中事。左右白云。自未寢時有之。非夢也。嚴默然。誠左右勿泄。及甫為御史。輒鬱鬱不樂卒。其後從人始言之。



綿俗尚禱。有白牛廟者。民競誇詡其妖。以為神。戴鷲為監司行部。見之曰。此必伯牛廟之訛也。遂命易其椽。禁民無得淫祀其中。衆初以非其神。謹之後。獲斷碣於墮地。果立以祀伯牛者。遂皆服公明見。

### 焚像

陸鈞為貴州副使。嘗行一山谷中。鼓角不鳴。軍皆銜枚疾走。怪之。左右對以貓王神最靈。人輒避不敢犯。公毅然曰。有是哉。入而見其像。疊疊。令軍人持一像以行。及下車。軍且以像俯地呼而請罪。公曰。是何惑人之深也。焚之。無能為妖。

### 心計得情

戚南玄賢為歸安知縣。民嘗夜被盜。未曙。戚謁廟出。河側聞舟中密語云。某之盜藏某所。不識有司能覺否。天且明。遣人獲盜。贓來具如所聞。被盜家猶未知也。素有心計。善剗算。能持小物。得人情實。有蕭總管祠甚靈。且屬豪右。欲誣有司。輒先賽廟。廟壯麗特甚。一日過之。值賽期。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以禍福。恐其不解。譬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昇木偶道橋上。竟不雨。沉之水。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起。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戚笑曰。是未

之焚也。命繫舟側。顧岸傍有社祠。別遣黠隸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蓋諸審者。賄沒人所為也。遂焚之。

### 井神

貴溪縣仁福鄉聖井。相傳宋初有郭巫祈雨井上。忽墜所吹白牛角。巫投取之。遂墜井。初不覺。既而見水中。有樓臺儼然。一老翁中坐。侍衛森列。置所墜角於牖間。巫進請角。翁謂曰。旱乃天數。非吾獨專。小民不修誠。動天而晝夜。眈井何為。故奪汝角。巫懇請不已。謂後不復敢眈井。翁命還之。巫得出。衣巾不濡。後再旱。巫違前誠。吹角井上。角復墜井。巫取之。溺不復出。踰五日。屍出山前潭水上。僵坐不仆。漁者推赴長流。旦視坐如前。如是者數四。屍竟不去。亦不朽敗。是夕見夢於鄉人曰。吾郭巫也。向再入井見龍。龍謂數入冥間。不令出。既因命我掌祠。出屍以見異。我嘗為鄉人効勞者。今神有後命。而數數苦我。奈何。鄉人往驗之。信為立祠。凡有禱則應。

### 竹神

陳滌為閩錄事。死之明年。妻哭之曰。君平生以剛直稱。今以讒死。逾年何寂然耶。是夕見夢於妻曰。吾不知死。聞卿言。方悟。吾當報讐。然公署非可卒入。卿為我訴寃。吾

當隨之。明日妻往訴至縣。遇一讎吏於橋上。擊其首。即仆而死。及入。凡吏嘗害公者。以次十死八九。惟二吏奔至臨江。得免。王塋墓裏有記。神墓前。忽有竹二根。從樹柯中出。衆以為異。因為蓋竹神祠。

### 石鹿神

青州石鹿山。臨海有神廟。甚靈。刺史王神念。以祈禱感衆。毀廟。壞像。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撲打不能得。走入海水。時陰子春為東莞太守。夢人通名請見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無所托。欽君厚德。欲憇此境。子春密記。經二日。知其事。甚驚。以為前所夢神。因辦牲醢。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朱衣人陳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陳謝。子春心喜。供事彌勤。果以功授南青州刺史。又遷都督秦梁二州。神信有靈。遂于神念祠。于子春辟之于人。遇合乖違。各有緣分。

### 保障為神

吳江縣黎里秦氏。世素封。行善多。以貲得官。其始祖乾。當宋季之亂。集鄉兵自保。寇不敢犯。依以全者甚眾。詔授護民太尉。沒而為神。祀之至今。攷五季之末。民間聚兵。保鄉黨者。率稱太保。故有遍地太保之稱。宋末則稱太尉。非實授職銜也。中間有豪

傑有彊梁。江左以來。豪傑最著者。程忠壯公。次則秦公。觀其能蔭及後人。則當日行事大略可知矣。

### 石吞為神

瓊州臨高縣西十里。有昆邪山。建武二年。村民王氏者。二人長曰祈。次曰律。與鄉人王居傑獵于山。憩石上。祈為石所吞。嚼居傑。三引刀不解。祈被吞未盡間。忽作聲曰。我為昆耶天神。隱此石室。已後可以純白三牲一祀我。言訖遂沒入石中。不復見。宋靖康間。逆酋王文滿煽亂。聚兵攻臨高。民受荼毒。無能禦者。吏民乃禱之於昆耶神。須臾蜂蟻彌空。肆毒行糞。羣盜奔潰。民賴以安。益神其祐。

### 神燈廟

批江有神燈。每歲春月初昏無風雨。遠望大光數點。起自大黃山東嶽廟前。已而跨江南北。散漫數十百點。多至萬億。燦然若繁星。明滅聚散。參差不定。漸移而西。至夜分。隱隱向白山沒。俗傳三月既望為嶽神誕辰。此其下降之徵。然詩書龍山上者。言不特春季為然。凡遇天氣鬱蒸。往往有之。第卑處不見。如登山絕頂。見江南遍屋皆赤。即環山半亦是。甚有人坐樹下。倏綴樹如旒。至集人衣裾拂之不去。西門桑神廟。

俗呼桑九郡王併祠其子周舍。史舍周生時。館穀外邑。歸而經其姊家。嚴氏媿為具。鷄黍。周起何為以骨飼我。眾曰肉也。姊家實以祠神。竟不食。歸告其妻。趣具湯沐。吾將去為桑郡王子。浴竟而逝。史名自張。髫年從學舍歸。途遇一丈夫。鬚鬣甚偉。曰。豎子。而非史氏子。乃郡王桑氏子也。史驚懼。歸告其母。父發寒熱。語語若神。授竟死。傳邑人十月間。具旗傘鼓樂。昇桑神。及二舍。迎于途。至桑巷祠而返。歲以為常。

丹臺記

蔣壽字仰仁。其先宋侍郎堂。守蘇。遂占籍長洲。父原用。要武功伯徐有貞女而生。公原用登進士。出知樂亭。歿於官。熹尚孕於母。未育。既育。旅邸。七閱月。母始扶觀。歸少。頤悟。五歲。母口授小學。即成誦。十一。善屬文。時出驚人語。選隸學宮。十四。應都試。金陵。文舉。馳公卿間。又三歲而卒。當未卒時。常夢上帝召為丹臺記。以母老辭不得。錄而秘之。姊婚劉炯。入其齋。得所為辭。帝文以語母。母忌之。抵于地。然竟不免也。初。母在尊。恍惚見道流三人入房。頃刻間失其一。即免身。常以為異徵。及卒後。母甚悲。著哭子詩十三首。聞者莫不隕淚。母又夢熹來。言我之帝所甚樂。母問其死狀。熹曰。兒死從首上以往。兒雖死不滅不散也。至嘉靖中。陸詹事深。死三日而蘇。既蘇。語其子。

楫曰。取筆記我語。我病漸時。不見若輩。覺身坐廳事。有黃衣二人。跪於庭。云奉大王命召公。余方欲置對。忽身已坐輿上。黃衣前導。隨者數十人。皆舊隸物故者。余心甚駭。與北行如飛。至一城。黃衣跪請曰。當去輿從步。頃刻間已失輿。兩人挾而走。足不著地。至一城。黃衣又跪請曰。請改服。不覺已易衣矣。又良久。抵一城。甚高樓櫓。皆如京城制。可十餘里。至闕門。門數重。大殿巍然。有王者冕旒坐殿上。一黃衣先入。唱曰。奉命追松江陸深已至。王起坐曰。入之。余從東階廡下北面立。王南面。字呼余曰。子淵識我否。余曰。殿下莫非當年將壽耶。蓋余為諸生時相習耳。從者呼之曰。奈何犯我王諱。王曰。此我故人。無迫之。王曰。子淵爾官應居一品。壽應登八十。以犯三大罪。十二小罪。故官降三品。壽減一紀。是年余方六十八歲。聞是語。駭曰。深得無死耶。王曰。非死何以至此。因命吏取詹事簿籍來。須臾吏持簿至。余閱之。見平生所言所行。無一不記。其末以朱書總核其罪。余因丐王幸念夙昔。使得畢其壽命。王曰。此非寡人所得專也。主在帝。寡人為故人受罪。姑假以兩旬。俾治後事。其母為子孫計。命黃衣送之出。已出門。復呼入曰。若茲來也。於地獄無覩。何以警世。傳黃衣。又導觀諸獄。景象甚慘。目不忍視。狼狽而走。至街衢。所見冠蓋往來。如長安道上。皆朝士久沒者。

感下車與叙寒暄而別出城從高原上行久之甚昏黑忽見一燈微明既近則其屍  
卧於床心息之黃衣推之使附乃蘇又兩旬而黃衣復至詹事遂長往矣

神惠記

葉先生朝榮號見山少師臺山公之父也中年得奇病病不知所由來亦無他苦第  
不能睡每睡欲合眼則背蓬蓬然動始如斗大漸縮至背心僅如錢孔則湧起醒矣  
以此三年不成寐遂骨立延醫診之醫不能名其病第見其骨立則以為損也用參  
苓諸藥補之愈補愈甚且將就和父憂之遍訪名醫得十人莫道與也則具十人者  
名祝于鄉祠女神劉夫人者枚舉而笈之良者陽笑否則陰十笈皆陰大驚吾兒殆  
哉其不可藥矣不然何十醫而無一良也家人相對涕泣計無所出先生忽見一人  
星冠道服自空下拊而告曰君何病服越鞠丸愈矣遂儻然去異之以詢醫醫曰方  
誠有之平平無奇耳安能愈君君病久恍惚何言神也問方載何書曰在丹溪心法  
問何療曰療醫先生瞿然曰得之矣往余再喪妻四喪子復喪妹最後喪母骨肉之  
痛連綿不絕哭泣悲傷五哀菀結今茲之病由營生也神告我矣遂合一劑服之即  
成寐再服則通宵安寢三日而起矣友人來問病者皆大驚謂君遇茅山道士授還

魂丹耶。何起之驟也。遂贏錢具餅餌酒果羅庭中。為拜答神貺。時已甲夜矣。忽爐中有火。熒熒如炬。光照一室。友人皆見之。先生喜。占一聯曰。危而安。方識神功廣大。微之顯。莫言陰教虛無。更十年。讀書三山。忽一夜。前神復至。語曰。君何尚留此。其吐歸。謀避倭時。倭已遠去。鄉人安居無恙。殊不以為然。第念神曩者救於垂絕。今豈我誕耶。因互鼓就道。徒步疾走二百里。以夜分抵家。明發即欲行。而家人及父皆不信。以告鄉人。鄉人咸挪揄。謂其駭。不得已留二日。竟強父挈家去。止東城。未十日。倭以風便突至。鄉人不及避。誅殺慘毒。至有一家無噍類者。而吾家幸完居東城數載。倭難平。與家人浮海歸故居。業登舟矣。神復來告不利。意雖信之。而難於易舟。適有友人王散軒者。亦以避倭浮海歸。勸附其舟。先生從之。方有所待。未即解纜。而前舟先發。不數里。颶風作。覆其舟。舟中人皆葬魚腹。遂得俱免。惟神救者三。皆大難。太厄。心思意想所不能及。

先生弱冠時。肄業三山之開元寺。社友十餘人。過之。送于寺門。至鐘樓下。一老人年可九十餘。野服倚柱。立挽而語曰。在相法。君當刑四子。時猶未要。心恚之。又曰。無愠也。子雖晚當貴。已又曰。功名竟有。速遣耳。時方年少。氣銳。謂一第可立取。聞此。愈佛。



然趣出。老人復笑挽曰。更有一言門下多賢士。諸所言皆忤。默然怪之。他友人。意其善相人也。問焉。俱不答。再訪之。去矣。詢之僧。僧曰。無有也。越一歲。先生始婚。連產俱不育。已未。少師生。先生年四十五矣。為諸生。累舉不第。試多前列。而不及餼。乙丑。京口姜先生試首。年已五十一。心念已老。即餼無益。力讓次者。姜先生不可。乃受餼。戊辰。穆皇登極。詔選士。充太學。遂得與焉。畿試復不第。久乃謁除。得九江別駕。鬼嘯于齋中。不為動。齋故戰場也。艾而闢之。產五色芝。滿六載。移守養利州。州治深入蠻夷中。拮据三載。欲歸不得。卒于官。老人所謂述邊。豈不信哉。方滯學宮。家貧。歲常就塾。弟子有聲庠序者。至二百餘人。登科第者。纍纍不絕。在官時。延接諸生。教以經義。多成名。而瑞昌科甲厄。且七十年。暑邑試士。首拔李汝祥。其年遂舉于鄉。門下之多賢。亦不虛也。而當守養利時。少師亦舉進士。官翰林。細思老人邂逅數言。盡平生無一謬者。曩己卯歲。以攝郡代太守入計。遇善風鑑者。謂先生有道骨。當遇異人。驗矣。

### 神術

賀朝用。綿竹人。少遇異人。授神術。百不失一。然深祕之。一假於相。有官將赴滇。別其

署事州判溫君而栗。溫請曰：先生遠行，何以教我？應曰：祖公萬福。但三日後，州前有小變，當流血。溫大駭，徐曰：勿憂，非州事也。越三日，番人節搆爭於州前，果刺刃焉。幕景東時，滇南大旱，巡撫見吾陳公甚憂，召之相。君曰：須董太守至，乃可言之。陳曰：吾為一省主，顧不如郡守耶？對曰：不然。方今旱災，惟雲南一府，公之所轄廣矣，何可占陳然之？促太守至，熟視之，曰：喜可賀矣。本月二十一日戌時，雲當合，有微雨。三更雷大鳴，黎明雨如注，非三寸不止。至期，言無一不酬。陳大奇之，以書薦於劉巡按。劉見之曰：吾雅不好星相，無已，姑視我子。察之曰：甚佳，名列賢書第幾已，而果然。其術多如此。後以任事，為人所嫉，搆下獄，歎曰：數也。遂自引決。先謂妻曰：子亦不免。歿後，妻亦從之。

### 將侯授矛

劉白川景韶在軍中，夢建業將侯從空授以丈八蛇矛，盤舞如飛，其卒也。夢將侯以天樂來迎，凡文臣立軍功，神相之要，非偶然者。

### 朱書

邢如約，臨邑人，有度量，俗忌三足蟾，見者不祥。邢幼從羣兒之塔莊，獲蟾，掣搗良之。

釋之卒不為祟。一日雷電風雨晝暝。有神人長十餘丈。冠黃金。朱衣白簡。鬼物從之百數。麾幢鼓角。震耀耳目。邢匿牀下。神人曰。當生者生。當死者死。君何藏之深也。示之符。雕篆字。隱隱見若富貴壽考大昌殿後者。稽首謝。居三日。流黃氣滿室中。朱書龍蛇狀盈几。不可識。夏日與友之宿安店。月明熟卧。忽有聲若雷。從地起。友人墜榻下。邢卧自如。

### 假神

平湖金員。字汝規。為人朴而迂。家頗裕。人有稱貸。無不與人。既不復還。彼亦不復取。坐是家益落。一日。其孫病。求護於所謂朱八官神者。抵暮有賊數人。打門而入。則自稱朱八官至矣。見其燈燭熒煌。則以為朱八官。神靈顯應。若此賊入卧內。挈取衣被。其妻以為神忌其衣之穢也。則呼曰。朱八官。我衣非潔淨者。不須挈去。及賊倒囊。運糧。悉心竊疑之。比去。家一空。始知其為賊矣。年八十四。已見曾玄孫。行動飲食。如壯者。其壽蓋未量也。天其或者有以補之。

### 假妖

王海日華。少時。邑中迎春里兒。皆歡呼出觀。獨安坐讀書不輟。母岑太夫人謂曰。若

亦暫住觀乎。答曰：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吾言悞矣。年十一，從里師錢希寵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習文。數月之後，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歎異之，曰：歲終吾無以教爾矣。縣令呵殿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獨據案朗誦。若無睹錢奇之，戲謂曰：爾獨不顧，令即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奈何。答曰：令亦人耳，視之與我方誦書，恐彼亦何詞呵責。錢因語父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斷非凡兒。十四歲時，讀書龍泉山寺，舊有妖祟，富家子數人，豪俠自負，莫之信。素侮寺僧，移入信宿妖作，多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眾皆失氣狼狽走歸。公獨留居如常，妖亦旋止。僧咸以為異，假妖試之。每夜分，輒登屋號嘯，或投瓦石，撼卧榻，或乘風雷雨雷電之。月營擊門，障僧從屋隙中窺之，方檠燈端坐，神氣自若，輒私相歎異。然益多方試之。月餘技竭，因從容問曰：向妖祟，諸人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答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答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必露怪狀求勝，君安得獨無所見。公笑曰：吾見數沙彌為祟耳。諸僧色動，疑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亡過諸師兄為祟耶。公笑曰：非是，乃見現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吾儕為之，但臆說耳。華曰：吾雖非親見，然非爾輩親為，何以知吾之必有見也。寺僧因具言其情，且笑且

謝曰實以此試君。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

精爽

梁觀字大用。分巡湖州。廉介剛果。決獄如神。會天時久旱。觀齋沐禱神。雨下如注。沒于官。潮人哀思之。塑像于韓山書院祀之。觀雖沒。其精爽不迷。有祈輒應。同庠謝吳為御史時。領兵平百家舍于湖。夜宿行臺。每夕。戶鑰無風自擊。吳坦然不之疑。一日晨興。守門隸卒不來請鑰。吳怪問之。守者曰。昨夜明公衣內衣往來中道。提鑰將門盡開。若有沉思者。時月色濛濛。某等于窗隙見之。第無命不敢出耳。吳知其為觀之神也。恐隸卒驚。始之曰。是我。是我一時失記矣。至夕。鑰擊如故。吳乃默曰。某奉命來靖一方。以大用平日之志。當加陰相。使公私皆美。何作此態以相恐。又默戲之曰。大用博我莫耳。聲遂息。明日具牲醴。即書院以祭。其後凡有捷。前必夢與之歡笑。如生。

馬駿。解州人。與其兄主燕醫張圮館。圮卒而無子。為買地以葬。仍以居授其媪。後為松江同知。背疽幾危。一夕夢圮來視疾。明日尋愈。人以為圮之冥祐。圮初為行人。使蜀。館稱多怪。人莫敢居。徑入。因夜坐觀書。忽壁上如人持挺而擊者。三觀書如故。不

為動居父憂。廬中磬不扣。自鳴。燈下見載影如斗。亦處之如常。崇弗能干。自松歸。渡江。會大風。陡作。舟師震懼。無人色。從容仰天祝曰。吾平生或欺君虐民。舟當沉。否則風亦當息。此須自信。得過方敢如此。俄而風恬浪安。須臾數百里矣。

陸道判嘉禾人。洪武初。薄遊姑蘇。得一廢宅。先是居者多祟。遂以微價售於陸。始居之。張燈夜坐堂中。有二女笑語於前。陸知為怪。叱問之。二女曰。妾乃大青小青也。言訖躍出。陸急飛劍擊之。若中其臂。沒。早視劍處。庭下有大小冬青二樹。因斧之。其聲錚錚。啟下一石版。版數雙。滿貯黃白。陸遂用饒富。後贅沈氏。生萬三。為江南富族之甲。已皆籍沒於官。萬三名秀。

李翰。沁水人。為樂亭知縣。邑門外有古木數十章。作崇。吏茲土者多病死。人為危之。公一日毀臺斬木。得朽骨若干。令野瘞焉。竟亦無他。後為南京戶部尚書。

熊翀。光州人。少年業南園。同事十餘人。忽睹絕色女。立松樹上。眾皆錯愕。翀略不為

動。女尋滅。遂以刀刮樹皮。書曰。作怪風雷滅。成形斧鋸分。明日夜半雷劈之。後官南

戶部尚書卒。武宗時已得恩典。世廟立。夢稱臣南京戶部尚書熊翀。見明日咨

大臣。稱其丰表峻越。賈閣老南鳴。以先朝名大臣對。再賜祭。不但懾鬼魅。且聲靈通

帝座矣。

孫繼先孟縣人以御史憂居嘗乘馬之里社逢路人指公前有緋衣婦人却行去曰孫御史來吾不敢過孟縣界公馳馬即之入於牛羣迄不見明年民病頻瘡自山以西死者數十萬獨孟不被疫人以此甚奇之

高唐州驛舍夜有鬼物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亦曰海市。

避正人

蘭溪北隅明遠樓左偏一區穹窿其顛周密四傍望之以白竄其前若團月形障以紙天光照映虛明瑩徹常若月在其所而無虧也扁為月區文懿公游其上倦而假寐有二鬼來矚驚曰章大人在此奈何其一欲避去一曰奉命灑掃俟北斗使者攝獄如何可違方逡巡未決公隱隱聞之曲肱未動久之聲漸遠乃起歸家數日門人王覺言醫士夢一鬼兩股流血泣曰不避正人為王者所撻乞藥傳創公笑曰正人亦何須避。

役鬼

王弼字良輔秦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為龍沙宣慰司奏差龍沙即世謂察罕腦兒者

也。弼以剛正忤上官去。隱於醫。至正二年。吉巫王萬里與從子尚賢賣卜龍沙市。冬十一月。弼往謁焉。忿其語侵坐。折辱之。萬里恚甚。驅鬼物懼弼。弼夜坐讀金滕篇。忽聞窗外悲嘯聲。啟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翼日晝哭於門。且稱冤。弼召視鬼者。厭之弗能勝。弼乃祝曰。豈予藥殺爾耶。苟非予。當白爾冤。鬼曰。兒聞人多。惟翁可託。故來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兒冤。宜集壽俊十人。為之徵。弼曰。可。人既集。鬼曰。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時月在庚。故小字為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重紀。至元三年。秋九月丙辰。父醉卧。兄樵未還。兒偶步牆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呪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接于樹。先剃其髮。纏以綵絲。次穴胸。剖心。若肝。暨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為丸。納諸匏中。復束紙作人形。以呪劫制。使為奴。稍怠。舉鍼刺之。感額而長號。昨以翁見奪。乃遣報翁。兒心弗忍也。翁憐之。勿使銜冤。九泉。兒誓與翁結為父子。在坐。諸父慎毋洩。洩則禍將及。言訖。哭愈悲。弼共十人者。皆灑涕。條書月西辭。聯署其名。潛白于縣。縣審之如初。急速萬里。叔姪鞠之。始猶撐拒。月西與之相反覆。甚苦。且請錄其行案。遂獲符章印尺。長鍼短釘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售術至興。



元逢劉煉師授以採生法。大概如月西言。萬里勿之信。劉於囊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指曰。此咸甯李延叔。大曆二年春二月。為吾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諾。劉禹步焚符祝之。延叔空中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里如約。酬錢并盡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鄰生者。與語意合。又獲奉元耿頑童。奴之。其歸錢數如劉。今與月西為三人矣。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啖牛心。事遂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追和卿為左驗。和卿頗疑之。雜處稠人內。弼陽問誰為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滿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扈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為具成案。上大府。萬里戾死于獄。部使者慮囚。召月西置對。弗答。吏罵曰。獄由爾興。今反不語邪。月西曰。殺我者既伏辜矣。喋喋將何為。尚賢竟以賂免。初。弼訴縣歸。親賓持壺觴樂之。忽聞對泣聲。弼詢之。鬼曰。我耿頑童。李延叔也。月西寬已伸。翁甯不憫我二人邪。弼難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為父子。而吾獨非翁兒女邪。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弼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寶。延叔父福保。至其所驗之。皆如和卿。而鄰與劉不具里居。竟莫致云。自是三鬼留弼家。晝相隨行。夜同弼卧起。雖不見形。其聲琅然。弼因從容問曰。衛門

當有神。爾曷從。八月酉日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欲燕泉泉。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二僧見粥。一華衣一衣弊服。華衣者居右。月酉日。爾為某惡行。萌某邪心。尚敢據人上乎。彼服雖弊。終為端人。耳命易其位。僧失色起去。頑童善歌。遇粥飲。則唱漢東山。及他樂府為壽。粥連以酒酌地。頑童輒醉。應對皆失倫。客戲以醯代之。頑童怒曰。幾曾吾喉吻。何物小子。惡劇至此。噉噉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慚而遁。月酉尤號黠慧。時與粥諸子相詭。言辭多滑稽。諸子或理屈。向有聲處擊之。月酉大笑曰。鬼無形。凡何必然。徒見其不知也。凡八閏月始寂寂無聞。洪武四年。有司異其能。薦入京師。賜衣一襲遣歸。

鬼道姓名

賈節婦陸氏。徐州人。舉人王鄰女弟。頗解文事。夜讀史。至舜誅四兇。心疑之。曰。何物四兇。乃敢爾耶。忽窗外有四鬼物。各道姓名以應。曰某等在此。啟戶視之。寂無所見。媪遂得怖疾而終。年八十餘矣。

鬼報恩

青州益都尉某華人云。初在鄉。累舉不捷。居郊野。一夕有盜。雨中穿窬而入。謂盜曰。

汝冒雨穴壁。必不得已。盜曰。我營卒也。因博輸。不敢歸。乃來相擾。尉曰。吾有絹二匹。取贈之。盜謝去。復詣營。請于軍尉。得不治罪。後將就試。卒忽出燈下。曰。某前蒙恩。誓必報。今不幸。致于軍。既而赴舉。試前。盜以所試題送出。三場皆然。悉不差謬。果獲高薦。至南省亦然。已而登第。卒又見曰。若遇益都尉。不可不受。有數人負命者在彼。至時。某亦當往相助。後果尉是邑。到官未幾。有告羣盜聚某村林中者。尉率眾往捕。會馬駿獨尉與一廳吏先至其地。羣盜望見。皆俯伏就執。

### 鬼怪

元末有羅文節者。廬陵人。以掾吏督造。至樂安。憇解中。或告以鬼物所憑。不可居。笑曰。惡有是。酣飲而卧。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見一丈夫。長而青。立與檐齊。奮起執之曰。爾來矣。爾來矣。應時而滅。比明視之。竝解有大樹。甚茂。人祀為神。曰。怪在爾矣。屢數其罪。用竹楔釘之。樹枯。怪亦隨止。後官至瀘州同知。年八十。官雖不顯。而生平勤捷。不可奪。乃知鬼所畏者。正人。不必盡達官也。

### 冥獄

邵溥。字公清。康節先生之孫。紹興二十年。為眉州守郡。有貴客。素以持郡縣長。短通。

賊謝為蒿二千石來者。多委曲結奉。邵雖外盡。而凡以事請。輒不答。客銜之。會轉運副使吳某。從襄陽來。多以襄人自隨。分屬州取奉。邵獨不與。客知吳已怒。乃誣邵過惡數十條。以陷吳。大喜。立奏之。未得報。即逮邵繫獄。成都獄司理叅軍韓汧。懦吳擇深刻吏。僉判楊均鞠之。眉州都監鄧安民。以謹力得邵意。主倉庾之出入。首錄置獄。十數日。掠死其家。乞收葬。不許。裸其尸。驗之。邵懼。每問即承。如是半月許。眉之吏民連繫數百。死者且十餘輩。提點刑獄縉雲周彥約。知其寃。亟自嘉州親詣疎決。邵乃得出。閱實其罪。無有也。但得其小酒餽遊客。及用官紙劄數過多等。方具獄。楊即死獄。吏數人繼亡。明年。邵坐貶三官。歸捷為之西山。其社眉山士人史某。正燕處。人邀迎出門。從者百餘。繡衫花帽。馭卒控大馬。甚神駿。上馬絕馳。目不容啟。到一甲第。朱門三重。洞開。從中以入。史欲趨至客次。馭者不可。徑造廳事。座上緋練數十。皆揖。史東向。辭曰。身是布衣。安得對尊容如此。其一人曰。今日之事。公為政何必辭。史前白曰。帝召公治鄧安民獄。今來也。俟君登科畢。即奉迎矣。史不獲已。就坐。欠伸而悟。不為家人言。密書之。又明年。赴廷試。過荆南。時吳適帥荆。得疾。親見鬼物往來其前。避正室不敢居。無幾而死。史還至夔峽。小疾。語同舟者曰。吾當死。幸報吾家。今取去。

年秋所書觀之可知也。是夕果卒。又二年。所謂貴客者。暴亡於成都驛舍。又明年十一月。邵見安民露首持文書來白曰。安民寃已得伸。陰獄已具。須公來證之。公無罪也。揮牘尾請書名。已而復進曰。有名無押字。不可用。邵又花書之。始去。邵知不免。盛具延親賓樂飲。踰六日。正食間。覺腸中微痛。却醫藥。具衣冠待盡。中夜卒。溥得家學之傳。洛黨被禍。伊川沒時。人皆避匿。吊不敢往。誌不敢作。溥獨素衣白馬會葬。蓋真知道者。

### 冥司牌

張才。少與鄭生者善。嘗夢冥司遣一卒持牌書才及鄭名攝之。既至。王者檢其籍曰。張某猶有二年。鄭某繫獄閱數日。鄭果物故。才尋舉鄉薦。又夢至一冥府。守者名呼才曰。葉落凋相公。請見居頃之一人。青衣絲縑。自內出。從者曰。是葉落凋相公。語才曰。爾壽止三十二。緣心地好。增算倍之。才趨前謝。遊遊闌闌間。忽僕馬擁從甚都。其乘輿者。烏紗幘頭。緋衣金帶。葉策一蹇從。見才傍立。遂步擁向神曰。此張某。神揖才如葉語。且云。已改註祿籍。神去。葉留後。速才歸。才曰。乘輿者為誰。葉曰。天下都城隍。語既而別。才覺流汗被體。後才以子琳貴。棄其涑水學諭歸。年已六十。又四年卒。果

符前夢。

湧幢小品卷之十九終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目錄

關雲長 四則

岳武穆 四則

文文山 五則

文陸二事 三則

于少保 七則

責備

海忠介實際

死水供立

忠魏助戰

江濤得完

魏公有孫

袁氏全家死難

孝童

代父飲醜

青天歌數

船灰塗頸

禱泉灌田

和盜詩

梅高報母

未盡之祿

見星斗

孝憤

萬里尋親

廬墓

工人孝義

節婦給粟養子

二沈妻

媵奴死節

節婦湯江

母喪不嫁

大饑甘餓

伏毒食醋

守節自信

節婦膽識

求見不得

芝竹

三屍統門

雙烈

魁貞哀感

丐婦投橋

義門

義友

義姻

義僕

書僕書傭

僕惜字紙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

明湖上朱國禎輯

關雲長

自古忠義雄勇士。不得志。究死兵死者何限。獨雲長之神。最靈最久。思之不得其解。姑妄揣之。聖人繼天立極。每每神道設教。聖人不生。則神自設教。雲長必明神轉世。姑托此幻軀。著姓名。結兄弟。馳騁干戈擾攘之場。聳動人耳目。著之史冊中。俄然兵解。以去。而神乃愈烈。要知氣運薄。故寥寥二千年間。聖人不生。生亦扼于有位。于是有神焉。出沒隱見其間。以待聖人之生。以補聖化之所不足。我太祖則大聖人出世矣。猶謂佛教暗助王化。而俗傳雲長為伽藍神。理誠有之。不可得而擬議也。三國志雲長謚曰壯繆。其義謂壯于出兵。繆于料敵云耳。衆以穆穆之義解之。夫以穆為褒詞耶。不足重。以繆為貶詞耶。不足輕。大抵英雄不能違時。時命大繆。則雲長取曹仁而不足。且有陸遜擬其後。時命大順。則石勒取王浚而有餘。孫緯以勁兵邀極罷。不能得之掌股間也。

山西鹽池在解州。雲長所產處也。相傳黃帝執蚩尤于中。其殘之肢體身首異處而

名其地曰解。其血化為鹵。遂成池。宋崇甯中。池水數潰。張靜虛攝雲長之神治之。池鹽如故。雲長見像于廷。于是加封拓祠。祠最偉。神亦最靈。池長百二十里。濶七里。周垣守之。每大雨。輒能敗鹽。必禱於神而止。蚩尤以其血為萬世利。而雲長周旋。永此利源。同于煮海。奇矣奇矣。

襄理庵達。嚴事雲長。每事必告。居皖。夢侯語之。為我公祖。已守平陽。解在部中。後起總督。薊遼。稅瑞高淮。張甚。禱更力。陰得濟其請。內帑亦然。累世信卜。叩之奇驗。嘗與聊和至百韻。後為一小令來贈。末云。再揮戈薊北。重整舊江山。果驗。

### 岳武穆

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為十八景之一。世宗龍飛。升州為承天府。營造宮殿祠。遂湮廢。萬曆中。守備杜正茂。創于城西。闢土。下有積石甚多。取為周垣之用。恰相當。最後得一石碑。出而洗之。光澤可照。遠望之中。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過。如此經日。眾歡呼。以為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來雲而上。從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衣冕。迓之而入。守者驚伏。不敢出聲。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去。

一秀士錄之。余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余。味之。則武穆已轉世為英國。酬此願矣。大約明神再生。必有奇蹟。終以兵解。故英國卒終于土木。客有言英國面白而肥。與魏公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武穆到家。云當受汝家供養。則武穆在我朝。殆再轉世矣。

岳王墓。木皆南向。同知馬偉。取檜析幹為二。植墓前。名分屍檜。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範銅為檜。檜妻王氏。万俟卨。三像反接跪墓前。萬曆中。兵使者范淩。增張俊像。撫臣王汝訓。沉張俊王氏兩像于湖。移秦万二像跪祠前。

余莽先君子于皋亭山之麓。其山故元伯顏取宋屯兵之處也。步村中。一蒙師唐姓者。年八十餘。自言其家駐此六世矣。大王父猶及見宋末事。方伯顏兵至下屯。其夕月明。忽大風雷震電。伯顏知有異。起立帳外。勒兵防變。見四山旌旗閃爍。皆作精忠字面。伯顏曰。是矣。此岳公護本國。現靈異也。亟宰牲為文致祭曰。王繫心本朝。此是大忠大義。敢不仰體。但氣數如此。王雖有心。不能違天。若旦日。宋以三千人來戰。即歛兵北歸。如只力竭講和。亦不能舍囊中物。而為口舌所動也。祭訖。風雷皆止。明日天皎潔如故。宋無一兵。且納款。伯顏入城。又親詣王廟致祭。宋遂以亡。余聞其言。灑

然有異方往來此中。將尋歸骨處。伴先君子。因欲買地立廟。合雲長公祀之。題曰關岳廟。而老廢未能也。

武穆七世孫仲明。洪武初。自固始徙于汴。少負清節。隱居不仕。廬墓九年。朝廷三召不起。賜號純孝先生。所著有遺安集。

### 文文山

文丞相夢至天庭。坐不孝之罪。於戲。忠孝不兩全。已豫兆之矣。

丞相嗜象奕。以其危險制勝奇絕者命名。自玉屠金鼎。至單騎見虜。為四十局。玉屠蓋公所居之山也。吉州泰和縣贛江濱。黃土潭。有神物棲其間。歲亢旱。民禱輒應。公生潭沙清淺。公歿潭近。居民夢神歸。騶從甚盛。乃公也。自是潭深墨如舊。兩任贛州提刑。江水汎溢。勤王召募。溢尤日甚。又暑月喜溪浴。與奕者周子。善于水面。以意為枰。行奕決勝負。愈久愈樂。忘日早暮。或取酒炙就飲。啖荊南草竊成納。亦類此。蓋神有正有怪。自不同也。

丞相兵敗于吉之空坑。有石大如數間屋。忽然自山頂落。當路徑。元兵望而大驚。稍却。公乃得脫去。鄒鳳等以餘兵拒戰。死傷塗地。今宋史丞相傳云。空坑之戰。得趙孟

濬結元兵以免。蓋史作于元之盛時。極誣陋。至云丞相求為黃冠。欺妄尤甚。同時仗義效力者。蕭文琬父子。梁克中尤最。俱遺漏不書。而全于仁。驕淫不事事。無智略。死為人所逼。乃反立傳。史家之謬如此。

趙孟頫。宋之宗室。年十七。及胄舉。文天祥辟為參謀。天祥北去。居吳。依親友以居。越十年為道士。名道淵。居松江北道堂。又五年為僧。名順昌。因自號三教遺逸。改道堂為本一庵。臨終手辭以訣。有曰文山之客。千古忠貞。

丞相若不市死。便非事體。便無收拾。此正天之所以成人美也。于少保更賴得一乃。乃知左右之贊。與徐石不殺于謙。今日無名之語。為有功。

黃冠歸故鄉。是何意。實欲出來舉兵復宋。蓋甯敗甯多殺人。而此志不肯息也。留夢炎之言。已觀其深矣。

### 文陸二事

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齊子善。論文丞相事。初自江西起兵時。崎嶇山谷。購募義徒。畀氓洞下。造轅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實為驍將。大衣冠指搗。眾皆詣闕。感泣求效。死已而當國。二揆交沮。用兵師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餘。僅令守姑蘇。

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毘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絕太湖吊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遮奪其印不予漢輔遮德剛遮北軍入城與權陳宜中又絕江遮乃即日拜樞使又拜首揆補宜中處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奔逃收集亡散無兵無糧天下大勢去矣正閔交馳真偽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為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閱傳郵况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二子且有愧色于宗國矣其書大略如此又淮陰龔開所作文陸二丞相傳云方唐末五代之季藩鎮跋扈武臣驕矜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強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為者先宋知其然一旦踐大位即罷諸節度兵符遽用儒臣為通判其權雖分其勢遂弱石晉所割境土終不能復迨乎宣和衰敝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設一候而遂至奔亡不守後宋再造東南區區山湖之間內政不修惟恃夫江淮為外藩久之且南北夾攻而沛蔡之藩籬自撤荆襄受圍鄂渚交警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燧亦不絕此其國勢垂盡受兵處多殆如囊中探丸圍中

逐鹿無復有潛藏隱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百。年。祖宗培養作成之。澤薰蒸者久。忠臣義子。或死節。或死事。蓋無塊焉。卒之文國瑞。陸秀夫。前後死國。精忠激烈。誠有在于天地。而不在于古今者。於戲。吳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予。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京師。家益貧。故貧。客候問日至。立則沮如。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駿霧鬣。豪軒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饑。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甚高古。殆亦不愧秀夫者。

崖山舊有石勒云。元大將張弘範滅宋於此。嘉靖中。督學陳瑄磨去之。改曰宋少帝。及其臣陸秀夫死國于此。并篆文丞相正氣歌。立碑于五坡嶺。吾友區海目有詩云。崖無滅宋字。濤有撼胡聲。瑄字山甫。號宅平。紹興人。官參政。嚴分宜忌之。嗾其黨楊以誠劾退之。居林下四十年。卒年八十有七。子孫蕃盛。一說作林津。津閩人。官尚書。區字用孺。高明人。官中允。

張世傑已溺死。諸軍棺斂焚屍島上。其中膽大如斗。更焚不化。眾皆號慟。須臾雲中見金甲神人大聲曰。太上以我驅馳。關係不小。以多方措置。恢復矣。由是軍心皆不

移葬之香山之赤坎村。陸秀夫執以詩曰：曾聞海上鐵斗胆，猶見雲中金甲神。蓋說郭之說如此。然崖山之敗，秀夫負祥興帝入海，世傑知事不濟，奪舟先去，行收兵，欲再立趙氏，後遇楊太后，告之故。太后大恸死，世傑葬之海濱，欲投占城，颶風溺死，則在秀夫赴海之後矣。二說再詳。然謂世傑葬陽江之赤坎村，則陽江無此村。陳白沙因陽江令何昌之說，封墓立祠，作心賀卷贈之，蓋誑白沙也。君子可欺以方信矣。

### 于少保

于肅愍，改諡忠肅。撫臣傅孟春題請，大宗伯于文定公慎行題易，乃萬曆十八年事。而其說則發于王鳳洲。至吾兄鳳翔入臺，題褒忠功，於是于之後，以杭州右衛指揮改錦衣，其孫即陞都督功臣者，胡總督忠憲也。得世襲衛指揮。

傅公疏未入，少宗伯黃公鳳翔夢一偉男子，持書來，有空山孤魂之句，覺而心惡之。詰晨接傅疏，乃知于公生氣凜凜猶存。

我朝虜叩京城，大掠者二。己巳之變，于忠肅以大司馬，即為總督，帥石亨等禦城外。有請即從，不必覆奏，軍中諸將受成，絕無牽制，故能力戰却虜。有建言者，請重將權。景皇批荅曰：于謙總督，即將權也。其專任如此，庚戌之變，丁大司馬坐于內，懼怯。



無謀揚少司馬赴于外。權非獨擅。仇將軍以勁兵要功。不敢戰。又不受節制。而嚴師入陰持于內。雖有韓白。無如之何矣。

己巳之變。關遷都。主固守。人猶能之。惟人心搖動。極危險。只一二月間。聚兵教戰陣。城外者已二十二萬。則守城與各處把截之人。又豈下數十萬。分布經略。齊力奮擊。此其才真所謂多多益善者。却虜後。陳循撓于內。羅通闢于倭。處之泰如。一人亦心服不敢動。其氣象何如。羅之才不減忠肅。然復辟之舉。史云自陳曾與密謀。不報。一云石亨來邀。不從。要之忠肅之禍。循亦謫戍。則羅非曹石之黨。明甚。而多此一疏。遂添蛇足。

南城 東朝之事。誠不能為忠肅解。然 景皇剛決雄猜。固不肯遣使。忠肅和顏進曰。羣臣之請。亦借以紓邊患耳。帝始曰。從汝從汝。朋友相處。要識性。避其所短。况君臣之間。又如此性格乎。阮浪之獄。得上侵。沂郟之養。得近。太后焉知非公委曲調停。以至此柔事。 景皇如擾龍馴虎。中間備極苦心。啞子吞黃連。自知不可告人者。故西市之變。 皇太后驚蛇。 英皇自追悔曰。好箇于謙。 憲皇既立。昭雪贈諡。夫以 二聖英明。不以為怨。而更以為德。孜孜不忘。則其始終心事。與默運之功。

鑒在帝心久矣。公既不言。外人又不知。二聖更難發明。一腔熱血灑地。知之者其  
天子。後人責備。更又何惜。

當時君臣相信。可謂至矣。然薦一徐有貞為祭酒。不可得。至叩頭謝罪。而謂黃竑邪  
說。可以力阻乎。辭免宮傅。心良苦矣。

于墳祈夢靈異。人人能言。聞太倉相公。以子病往祈。忠肅見夢曰。公是當朝宰相。奈  
何問我。太倉曰。非為朝事。余一生清苦。認真不作虧心事。而兒病如此。是何罪業。忠  
肅曰。公記得各一單名帖。失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太倉默然。醒來終自狐疑。蓋海商  
漂至。巡兵執以為盜。眾皆憐之。請于太倉往解。不應。又請一單名帖。投兵道。終不聽。  
一舟二十七人。不勝拷。皆死。太倉矜名節。於此守之最堅。故雖知其冤。終不為救。然  
力可為而不為。則神固已存案。作罪過矣。

### 責備

責顏魯公者。以不從方鎮之議。以不能高飛遠舉。避禍為先。責岳武穆者。以金牌還  
師。以樞密請還兵柄。責于忠肅者。以 南宮之錮。東朝之易。責蘇武者。以胡中生  
子。責方孝孺者。以全身遠害。責許衡者。以仕元。責文信國者。以黃冠歸故鄉。責狄梁

公者以失身女主。此等事存而勿論可也。

蘇子卿要胡婦生子。是天之哀忠臣而不絕其後也。不然安國死子卿為餒鬼矣。張南軒責諸葛瞻不能力諫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退。冀主一悟。兵敗身死。僅賢于賣國者。嗟嗟賢者乃為此言。

海忠介實際

海忠介在係。自分必死人。亦無以更生期之者。世廟賓天。外廷未知。頗有密詢得者。提牢主事知狀。夜設盛饌。致之。忠介飽啖。飲酒渝常度。主事曰。先生今日何歡之甚。對曰。欲作飽死鬼耳。故事。明日西市。前夕必與酒飯一頓。海自分伸頸無疑。主事告曰。莫悞莫悞。宮車云云。先生旦夕出此門。進用耳。公問曰。果否。曰。果矣。即大慟。投體。有酒盡嘔出。狼籍滿地。絕而復甦。扶歸禁處。哭終夜不輟。又明日成服。哀麻徒跣。呼天若喪考妣。噫。到此然後知公真忠。一片心腸。有貫徹千古者。人須於此處。勘得忠臣心事。方有實際。忠臣亦必有此心事。方垂千古。其他居官之勤正清苦。又其餘事也。

忠介父翰。為秀才。母謝氏。年二十七而寡。忠介僅四歲。家貧。謝矢志教育。有戲謔。必

嚴詞正色誨之。忠介卒為名臣。謝例應旌表。忌忠介者。竟沮止之。忠介終亦不自請也。

### 死水拱立

高宗南渡。有盧臣忠者。字信臣。黟縣人。侍行。上驟欲用之。命相者視之。曰。有膺無背。官止此矣。後扈蹕至建康。虜騎迫溺水中。後數日。上求臣忠所在。左右記其處。以對。使沒取之。拱立如生。賜水銀以餒。贈諫議大夫。與兩子官。

### 忠魂助戰

逆亮南侵。有統制魏俊。王方。死于瓜州之戰。我太宗渡江。見夢助戰。立廟。府城祀之。嗟乎。異代忠臣。能識天命如此。

### 江濤得完

顧圭。上虞人。少負奇氣。方國珍來寇。集鄉兵與戰曹娥江。敗。死。里人瘞尸于江岸。其塚為風濤蕩折。而塚獨完。越七月。其孤謀反。葬。啟視面如生。次日。其地盡為江矣。

### 魏公有孫

韓魏公之孫浩。知濰州。金人來寇。力戰死之。此史所未載。

袁氏全家死難

袁柳莊之父號菊村。其先有袁天與者。以進士死德祐之難。全家俱廢。凡十七人。僅一孤救免。又百餘年而有柳莊云。

孝童

河南人楊宰。字松年。有至行。享甘方未顯。以書薦於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宰。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宰之兄蜀三往索父喪。處死不果。至宰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雖意感解。以尸運之。單纊。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卟哀雨血。行路稠人。為宰泣。歸責其子。以宰勉之。宰為兒。踐操如此。未聞執事及門。言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且鄉人能齧疽割股。急親之病。皆一時決耳。猶蒙表其閭。脫之徭。上有大禮。則差問以粟帛金。河北驕叛。萬師不能擄。而宰徒步。請尸仇手。與夫含腐。忍瘡者孰多。宰絕乳。即能詩。洛陽兒曹。壯於宰者。皆出其下。聞宰之贖喪。潞帥償其費。其葬也。滑帥賻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既篡之矣。即有稱宰於上者。執事能無恨其後乎。其激昂自任。類此甘舉賢良方正。沮鄭注。貶封州司馬卒。宰後亦擢進士第。

代父飲醜

賈直言代父飲醜死。既而毒自左足洞出。乃蘇。事聞。減父死。并直言流南海。嗟嗟如此孝子。不免行成。唐代宗之賞罰可知矣。直言後為絳郡太守。自言始飲醜時。令其然。覺毒入五內。至肢節。其痛逾于鑽灼。通體不可名狀。既蘇。每遇天陰。則又甚焉。軀蓋及足。腰色皆如墨。其傍攻出六七處。液紫於鼻。敗逆搶人鼻。達數十步外。惟飲啖無減。平昔故得不死。嗟嗟如此孝子。天有神丹。何不悉除其苦。使之優游仕路耶。

青天歌數

呂升。字德升。淮安人。事父百歲翁。至孝。幼失母。遂不入私室。與父同寢。務悅其心。父年高。嘗不任堅。每食盡肉一斤。升率妻子供餅。必極精爛。父出入。必呼升隨。或適勞近舍。升不隨行。則不往。若嬰兒不能頃刻離其母然。父年益高。便液不時。升承順益謹。夜嘗四五起。遭元兵火。升負父避鶴鷗山。出觀賊。為所獲。知其孝子也。善視之。與食飲不入口。輒泣下。賊亦憐之。令歌升為青天歌。浩浩歌。歌已輒泣。夜令擊刁斗。升為思父數。賊感動。縱之歸。升夜行晝伏。凡三晝夜。還家扣戶。侍者以為鬼物。久之啟視。乃升也。相視大哭。出其足。故刺一握。升圍有美杏。父所嗜。鄉豪竊之。并奪其地。升

為文訴城隍神即遣豪疽發背曰還孝子地乃已豪妻子匍匐叩門還地疽即愈。

船灰塗頸

王泰永嘉人宋提刑允初之後幼失怙恃鞠于伯父丁未冬元兵至伯父被執求財物不得將殺之泰年十五匿叢薄中躍出給兵曰兒知瘞物所伯父遂得釋而邀兵監掘數穴皆無乃涕泣告兵曰兒實不知恐伯父被害故出願以身代伯父死兵怒斬之仆地兵既去伯父哀而視之則頸骨已斷而喉尚在遂捧其首合于頸適人家有修船泊灰因取以塗其瘡試以水滴其口稍能嚙至暮以扉舁至家越七日始甦言曰方斬時若風冷然過頸良久熱痛悶暈若有數人過指曰此子甚孝且不當死即令一人以藥傅其頸冷若冰雪痛遂止凡八越月其創始合而首竟偏。

禱泉灌田

張杏孫慈利縣人以孝稱鄉人皆重之爭訟者不詣公府而詣孝子里有鹿泉鄉人素賴其利歲大旱泉竭詣孝子請禱孝子沐浴拜泉泉初出如縷眾喜曰泉至矣復再拜沛然如初所灌方數十里歲以大熟人益信其誠孝子通尚書以授其子兒成進士有聞于時。

和盜詩

秦和鄧學詩。性至孝。元季。母子俱為盜所獲。盜魁知其儒者。哀之。與酒食。口占一詩。命之和。約和免死。盜詩曰。頭戴血淋漓。負母沿街走。遇我慈悲人。與汝一杯酒。我亦有佳兒。雪色同水藕。亦欲如汝賢。未知天從否。應口和曰。鐵馬從西來。滿城人驚走。我母年七十。兩足如醉酒。白刃加我身。一命懸絲藕。感公思如天。未知能報否。寇喜道之出城得遠去。學詩後以薦為校職。考終。嗟嗟。此盜可應舉做官。

梅高報母

梅應發。居閭門市中。母嘗有病。醫藥弗瘳。到股為羹以進。母啖之疾已。他日母復疾危甚。應發露立北面稽首。以香然頂灼臂。叩天乞減已年。以益母壽。是夕。天陰暝。俄頃雲開。盡見北斗之六星。惟一星尚沒。頃之雲復合。及還至母所。見母擁衾坐牀上。言有白衣者六人。以水灌漉。遂霍然而蘇。詰旦。母平復如常。年八十餘而卒。

成化末。武城縣生員高謹之母。為人毆死。謹父得重貨。焚其屍。謹哭不已。父乃訟于朝。章下按察司。行東昌府驗問。知府楊能納賄。頤指證佐。言謹母實自經。死上狀。副使許進與按察使石渠。無所可否。謹遂走闕下。擊登聞鼓。奏上。并言渠亦受賂。既入。



因自刎不殊。錦衣衛執以聞。命刑部郎中吳鏡往會撫按暨三司官雜治。得其死之本末。逮渠等下鎮撫司重鞠。殺人者始伏其辜。刑部論能受賊贖罪當從。渠夫入人罪。以為長官得減當杖。獄上有旨。能降四級。調除邊任。渠等罪皆准擬。時渠已考察間住矣。

### 未盡之祿

彭方伯應時。父南坡早卒。配蕭氏。哭之哀。一日南坡附舍人兒語及生前事。歷歷券合。諭蕭曰。未盡之祿當以貽汝。年八十四。仲兒某年當舉子。後一一不爽。蕭雙替。一日用鍼豁然。蓋方伯孝養。天祐之也。方伯。秦和人。

### 見星斗

淮安衛人王鉉。年七十。久喪雙目。嘉靖丁丑。暑夜納涼。仰見星斗。起而稽顙。旬日兩目燎然如童子。其人心田明潔。人或不能償債。則焚其約。少事父母。至孝。年至一百三歲。猶彊健善飯。一日無疾而終。人以為孝義之報云。同時有不孝子。目瞎復明。方自詭可比于鉉。忽雷震死。

### 孝憤

王仰湖廣崇陽縣人。余己丑同年也。除廣東肇慶府新興縣知縣。有僕王致真等三人同衙役作弊。入覲後。事發。怒甚。會調閩縣。未果治。而時時恚罵。新興有雞爪蘭花。蓋斷腸草之類。食根立死。葉則少延數刻。時三人竊藏之。聲言事急自盡。王履閩任。夜深食于外。三人搗藥汁入豆芽菜中。夜半死。根究。三人服罪。其子王廷試請于官。面質三人於城隍廟。藏父劍。擊殺之。立斃。廷試僅弱冠。孝憤所激。揮刀若有神助。東。咸奇之事。聞得。溫音。真孝子。可傳後。而王露機不即治。又不即逐之。此與元嘉逆劫之事同。

萬里尋親

趙廷瑞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少讀書。能文章。補弟子員。數省試不第。棄去。故習青囊。所歷名山水。必指畫風氣。融結聚散。向背之略。或驗或不驗。將遊中州。且訪異人。於是囊一瓢。浮家而出。由貴陽入蜀。久之。沂江下荊州。謁武當。北轉許鄆。渡河洛。漳。洛。以次于燕。又久之。無所遇。所過帝王陵寢。及古今將相名賢學士家。墓兆。必規度。驗。或六七復。東遊泰山。過闕里。南窺鳳陽。達于金陵。過浙。訪天台石梁。及錢塘西湖之間。從侯二谷。陳敬亭兩方伯遊。兩方伯挾其書。至湖訪茅鹿門憲副。時為萬曆乙

亥也年已六十。其在江湖間亦十有三稔矣。問其家世曰。離家時兒重華僅七齡。母與姊妹及蒼頭輩殆六七口。存亡不可知。鹿門贈以詩曰。近獲陳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傍昆明。丁年數卷青囊出。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關山花外夢。王孫芳草客中程。夜依南斗看天象。已卜使星馬上迎。別去五載猶棲遯東海。并匿錫山道中。所遺妻已沒。重華壯且冠。年二十一日夜歛。戲而號不自已。葬其母。嫁姊與妹。請路郵於郡太守而出。衆危言沮之。華哭而題壁曰。少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凄然。從今即與家人訣。不覩親顏誓不還。華復自付曰。吾少不諳父貌。即道逢之。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東西南北之蹤無所定也。別為縑寫里系。及父年幾數千紙。所歷州郡都會之次。輒遍榜之。宮觀街市間已。而又曰。聞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名山。當或過之。且聞山之神故靈。於是踰漢沔而西。禱之武當。蓋萬曆戊寅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紫霄宮道士間携之過太子巖。巖之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華讀之。哭且慟。道士謂曰。若父曩年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相逢之兆矣。於是華亦尾而書之曰。萬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之子重華。跋父至此。由南陽顯壽。東涉淮泗。沂金。

陵又卒無所遇。謀曰：今且渡江矣。聞二茅峰冠江以南，吾且禱之。禱訖，宿觀音寺。夢  
玄帝鉤簾坐，華哭而前，訴云云。帝呼謂曰：汝父猶未死，如是者三。覺而爽然。從丹陽  
過毘陵，被盜覆其貲去。所遺者獨前請郡太守路郵耳。窘甚，且行且乞。次橫林觀音  
寺，忽一老僧杖錫而前，雙眉覆面。前謂曰：孺子何從來？華曰：吾雲南人。吾父出訪中  
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吾是以萬里裹糧，蹤父至此，而猶未獲也。不幸為盜所  
窘，且奈何？僧曰：汝胸所囊者何？曰：路郵。輒出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  
禪寺中。汝第往，又顧囑他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明日偕道人過南禪寺，遇一老翁，  
華心疑屬父，而猶未敢請。伏地曰：吾雲南人。吾雲南人翁亦絕不識華貌，且以為故  
鄉人也。於是携之同道士南嚮坐。華泣然曰：吾父離家遊中州，故萬里蹤訪，以至於  
此，翁得無即吾父已乎？笑而應曰：吾離家已十七載，所遺兒比僅七齡，存亡不可知。  
馬能到此，華於前携而哭，并出所囊路郵示。翁讀之，始驚曰：吾即爾父也。且前問母  
及姊妹以下，華隨一口晝始。末父子迺相携哭而拜。聞者無不泣下。轉相告，過寺  
剎本末，共為嘖嘖太息不能已。

國朝有三世廬墓者。芮城李錦。字尚綱。錦子澤。字公溥。澤子柄。字子權。錦與澤父母各三年。俱歲貢。錦卒廬所。柄為生員。亦卒廬所。澤聽選卒於家。可悲可悲。人言三世讀書必發。李三世矣。又純孝如此。不知子孫何如。

工人孝義

潘生者。富陽人。世業農。幼喪父。獨與兩弟奉母居。間出與人執。冥覽治筐筥。又為善工。大德間。江南大饑。人民道瑾者相望。自度無所得食。曰。吾終無以給母。則母子俱死。等死。盍若用吾強壯。少延母旦夕活乎。即以母屬兩弟。自傭回鶻人。乃告母曰。兒當傭錢。塘數月。得錢米活家。且自活。母勿憂。既回鶻人。得轉賣遼東大家軍戶。遣代戍虎北口。會有詔。江淮子女流徙者。衆禁人毋得轉掙。餓民使悉還鄉土。遂從遼東經過。道遇一女子。鴉髮尾行。問之。則曰。淮產也。昨因饑。父母棄我。轉徙數家。今主家使我歸。君南人。倘挾我得同歸乎。於是日操瓢道乞。夜泊茆葦中。雖顛沛流落。親黏日夕。曾無一語少及。鮑渡淮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盍送我到莊乎。因及女子上堂。見父母。皆涕泣。起相抱持。詰門外同來者何人。即引生更衣。具酒炙樂。飲酒半。執醢跪曰。吾女幸完骨肉。歸見鄉里。免罹霜露盜賊。君力也。今吾女猶處子。君誼聲暴。淮

楚間。且君去家久。母不知在亡。歲丁薦饑。鄉閭必離析。廬舍必墟莽。雖有兄弟。亦恐不能自存活。吾家尚薄有園田。給饘粥。吾女實君箕箒妾也。君必無歸。生則毅然謝曰。吾何敢以若女為利哉。吾雖賤不讀書。且義不敢取。况吾母固哀。度尚可活。萬一母死。兩弟倘或有一存。今遂不歸。是吾遽死吾母也。吾又何忍。即安此土乎。遂告歸。母死者蓋三載。兩弟亦死。生追制服。復食其故技於鄉以終。

節婦給粟養子

宋制。凡節婦死者。給粟養其子。此制甚妙。今之有司。可倣行之。

二沈妻

吳人沈思道妻孫氏。沈樹田妻宣氏。兩家居近有交。沈孫夫婦相愛。樹田暴戾無人。理宣歸見父母。父母對之泣。宣曰。此不足傷大人。心兒自是命也。樹田死。宣哭極哀。沈思道亦死。孫送夫喪過河下。見宣以死相要。同日自縊。宣有救者。復甦。而孫竟死。後三年。宣父母謀嫁之。宣覺亦縊死。嗟乎。孫死宜矣。樹田何面目見其妻乎。然樹田病時。宣進藥。翻之曰。若毒我。則死為厲鬼。罵婦。又未可知。要之鬼必靈于人。也。

勝奴死節

真如黃巖縣人。滕鍾氏。嫁于符松。僅十三日。松死。松遺腹子也。母解氏尚存。鍾有異志。奴竊知之。告于松之從父。諷之。鍾怒不省。因泣告于解氏曰。安人不幸至此。真奴雖欲奉以終身。勢不可得。惟求他日見安人。與安人之子于地下而已。言訖。血淚俱下。是夜沐浴。縊死松柩上。聞者咸驚歎。泣下。衆議葬之。以從其夫。鍾不顧。竟焚其尸。以去。同時邑中有阿菊者。從陳氏嫁于郭崇文。生一子。而郭死。陳改嫁。菊夜竊其子。歸于郭。謝方石為立傳。

### 節婦湧江

嘉定州王憲明妻張氏。少寡守志。萬曆十三年。掃夫墓。舟覆嘉陵江。失其尸。丙戌五月五日。湧出江上。去沉之日八月矣。肌髮如生。見者驚歎。立祠祀之。

### 母喪不嫁

節女都從夫家上起見。惟元時。容城縣王氏女。以母喪。感念不嫁。終身。獲旌命。此外更有真學清淨而不嫁者。又一種閉氣也。

### 大饑甘餓

尚城李氏二女。成化甲辰歲大饑。父卒乏食。二女年已笄。箱中猶有妝具。人勸其出。

鸞二女慚不肯出。伏於箱篋死。

### 伏毒食醋

康對山先生子惠。先娶王漾波女。生一子。並死。繼妻楊氏。未幾粟亦死。楊服砒霜。以醋湯三碗下之。蓋食醋則藥不可解也。毒發。容貌安舒。略無倉卒。奇奇。粟有才志。又得良婦死節。天之待康先生不薄矣。

### 守節自信

安吉州節婦都氏。歸于陳孺居。矢志無他。庭下故有井。或曰弗利居者。且不便。客塞之。宜都曰。井地道也。何與人客不便。孰與同室婦女。河汲不便乎。門為鄰樹所蔽。術者曰。伐之則貴氣弗闕。斯利舉子。都曰。吾聞窮達在天。力學在人。顧尤之鄰木耶。此明於理者。子良謨登第。官叅政。所稱棟塘先生者也。都旌表。贈安人。子孫繁盛。且優文學。天之報之。正未有艾也。

### 節婦膽識

近地吳節婦沈之。養之妻。沈以弱死。嗣子沈家政甚整。業日拓。沈有俊才。早貢為博士。有郎廷璿者。貸金十。需妻以償。吳聞。亟還金贖之。盜入室。吳厲聲曰。我沈門老節



婦刀不去手。犯即自刺。盜駭愕散去。其膽識嶽嶽。真女中奇男子也。

### 求見不得

章丘逮經生之妻于氏。守節不出門。門內草生。如無人之境。嘗三日不舉火。隣人餽之米。益却不受。隣人報縣。餽粟一石。方得活。嘉靖間。長清知縣武金過縣。武故遺腹子。聞而謁之。求一見。終不可得。曰。孀居以來。誓不見男子。官非男子乎。武拜門外。歎息而去。節婦卓矣。若鄰人與武。亦可謂知義者哉。

### 芝竹

王土崑山人。能讀書。婦陸氏。方娶後。其墓園枯竹更青。凡三年。二生芝草。皆雙莖。比四年。芝不生。土病死。婦從死。以烈婦稱。此嘉靖初年事。瑞芝之生。恒于壽考富貴康寧。而于烈婦見之。此可觀天道矣。

### 三屍繞門

成化間。海康吳金童。携其妻莊氏及一女。避賊于新會。寓劉銘家。傭以自給。莊有姿色。銘屢誘之。不從。謀之鄉人梁狗。同其夫漁于海。推下水死。越三日。莊氏尋之。海濱得屍。手足皆縛。乃夫也。歸家携女。赴水抱夫屍而沒。時年二十有二。翌日。三屍隨流。

遠銘之門。去而復還。鄉人驚訝感傷。共殯祭之。然未知銘之殺也。久之事漸露。猶畏銘殯暴。未敢發。士夫各為詩歌。聞于官。得實。磔殺之。審錄員外郎奏聞。旌表其處立祠。

雙烈

曹桐丘鑛。長子禔。生而癩。不諳男女事。故聘錢皓女。未敢娶。以情辭。錢不聽。乃先以婢沈氏侍帷中。嘗之。終不諳。復申之。錢解盟。別聘。女私聞。自經。死。未幾。禔死。沈氏亦守終身。桐丘公為立後。至萬曆三十五年。疏聞。並旌。

桐丘公之祖原。吳之自出。育于曹。故一姓曹。祖歿。葬吳墓。余高祖民畏公。吳甥也。貧甚。歿亦葬吳墓。吳訟之官。親友和息。歸償數金而止。蓋先民之忠厚。乃爾。其地平內。吳三水俱會。桐丘公先發。庶吉士主事。命事。歸年九十餘卒。善繪畫。有清名。長子禔。癩病。錢沈雙烈。華其後。余家遞發。余亦庶吉士。檢討司業。祭酒。長子縉。病亦如之。媳沈氏。儀郎惺予公之女。歸十年而縉歿。沈猶處子也。賢孝能自立。異日必繼前烈。但余拙宦不媿吳。吳分嗣子田九百畝。余僅得十一。而嗣子尚有待。又自念多病。恐旦夕霜露。且文翰無一長。何況繪事。其負媿多矣。

愍貞哀感

萬曆己酉夏五月夜半。延建水大出。漂尸蔽江。人從卧榻中流出。盡無衣。一女尸年可十五六。一手掩目。一手掩陰。若不欲人見者。余友董考功應舉。瘞而謚曰愍貞。愍言突。貞言操也。

哀感孺人楊氏。祈玉妻。鄞人。夫死守節。玉好鯉魚。每忌日必設鯉。一年河枯無魚。楊悲慟不已。忽漁人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食胙。得原金于魚腹中。人大異之。呼為哀感孺人。

丐婦投橋

正德五年崇德石門東橋上。有丐婦。色麗甚。蓋荒年。夫負母與妻行丐而至者。觀者甚衆。婦醜之。候姑與夫乞市上。躍入水死。不知何里人及姓氏也。哀哉。

義門

會稽平水雲門之間。有裘氏義門。自齊梁以來。七百餘年。無異爨。宋大中祥符四年。奏旌其門閭。是時裘氏義居已十有九世。閭門三百口。其族長曰承詢。至嘉泰初。又五六世。蓋二十四五世矣。猶如故。此亦非良法。人多不能無生得失也。鄉人謂嘗有

鮑瓜者。族長集小兒十三歲以下者百餘人。使自取之。各相推選。以長幼持去。其習為康遜如此。於時猶共一廳。頗宏壯。有孫威敏公題字存焉。其後族老季光以所藏今昔留題詩刻石。傅淳作序。至元末始毀於兵。而族亦且漸陵替。非其舊矣。

周德威後唐名將也。其五世孫愉避亂自河南徙居上虞。至宋有名承詔者。十世同居。凡四百餘人。趙抃帥越聞于朝。旌門免徭役。

隆慶年間。潞安府長治縣民仇大仇塢等一門合食。六世同居。一世仇鴉。二世仇朴。三世仇勳。四世仇增等。五世仇承教等。六世仇崇儒等。男女數百。悉聽其長約束。巡按賀一桂題請旌表。

連江楊氏六世同居。旌義門。有諱崇者承其後。尤孝謹。子孫互相乳哺。家雞化之。互哺其子。初年七十餘口。季年倍之用儉以裕。構宅三十六年無哭聲。僅一老婦人歿。崇率子弟拜禱。須臾死婦復活。活十二年卒。家無喪者四十八年矣。崇卒。年九十一。卒時。里有鼓樂聲。有夢謂公為福甯地主者。連江令章武聞其義。去七十里。行至其家。視崇。崇在田。子孫兒童出見。武賜楊梅食之。羣兒班立序。啖。惟謹。雖至少者不吝。武歎美而去。

義友

陳東已死棄其屍其友李猷偶尋掃翁詣行在所。知狀哭且訴曰。少陽以忠諫死。勤節英蕙。當不與草木同腐。吾欲收葬而莫能得。少陽有靈。其啟我心。越一日得屍。又一日得其元。扣生合而斂之。歸葬。猷字嘉仲。鄞縣人。

義姻

宋張洎。典相州。部民張某。殺一家六人。詣縣自陳。縣上州。洎詰其故。曰。某之姻某貧困。常納息於某家。少負必被詬辱。我熟見而心不平。思為姻家報讎。幸畢其志。然所恨七口。而遺其一。使有唯類。私讎已報。願就公法。洎曰。殺一家甯無黨乎。對曰。某既出身就死。肯復連及同謀。又曰。汝何不亡命。對曰。姻家即其鄰。若不獲盜。彼豈得安。曰。汝不即死。何就縲紲。曰。我若滅口。誰當辯吾姻之不與謀。又孰與暴其事於天下。等死死義可乎。洎曰。吾將聞上免汝。曰。殺人一家。安敢苟活。且先王以殺止殺。若殺人者不誅。是殺人終無已。豈願以一身亂天下法哉。遂死為幸。洎嗟歎久之。卒按法誅。河朔間無不傳其事者。

義僕

我朝有義僕阿寄李溫陵發揮。謂在我輩之上。近閱諸史。記楊忠一則。似又在阿寄之上。蓋寄只勤勞知禮而忠奮力挽幼主于流宕之後。即犯死亦不顧。尤為奇特。阿寄傳見田汝成集中。楊忠宋時人。諧史宋沈做撰。所記似皆實事。而名曰諧。豈真諧耶。抑別有所寄也。

金養者。王華僕也。嘉靖中。倭寇至。華族女婦數十人前遊。賊望見。逐之。衆大窘。養摩之曰。主第走。養能捍之。即扼橋格賊。白刃如林。獨以孤挺出入死關。良久始仆。而主人遠矣。王氏既免。思養功。欲祠之。而竟不果云。

王環者。曾石塘銃之僕也。方臨西市。作詩曰。袁公本為百年計。昆錯翻罹七國危。功雖未就。其志可哀。河套之役。最為無謂。今無河套。而中國金甌無缺也。彼時唐荆川屢有書。而曾不聽耳。環滄州人。本回回種。虬髯鐵面。負膂力。善騎射。曾聞其勇。致之幕下。俾教射。被逮時。泣謂其下曰。上怒甚。死自吾分。顧吾妻子。奈何。流落邊鄙。為溝中瘠子。環聞亦泣曰。公無憂也。某力能致之歸。曾既被刑。妻子安置城固。環乃以小車載夫人與其二子。從間道去。環日則具湯粥。夜則露宿邸舍外。間關數千里。不懈。後遇赦。歸維揚。酬之金帛。不顧而去。環能書。給事陸錦衣家。陸遇之厚。改繫朱錦。

夜家以壽終。

孫明丁尚書汝愛之僕也。尚書坐虜闌入誅仲子懋正謫戍遼陽。明從焉。居半歲懋正死。無何妻復死。遺一子。方五月。明日夕涕泣抱兒往村媪丐乳。或市牛羊酪哺之。每監司行部至輒哭訴。冤狀淚盡。繼之以血。當事者憐之。為脫其籍。得歸。間闕數千畧。晝負兒且行且泣。乞甯己不食。不令兒餓也。夜宿輒擇溫燥與同卧起也。間月始得達家事。兒如事主。仍追理其遺產。為族戚乾沒者。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長。悉以付之。仍孑然一奴也。兒名繼志。得為邑庠生。明以老壽終。

張禮劉養正之僕也。養正方與甯魚人密謀。禮心憂之。常于屏處哭諫。不聽。有方士言長生者。館養正所。養正北面禮信之。夜定僕走其所叩頭。言願有請。其人曰。若豈欲方術乎。對曰。非也。因流涕言。今吾主與甯藩通。異日必及禍。禍不小。而諸人無能為言者。今獨信先生。竊觀於往來。為主所禮敬。無踰先生者。殆天以先生悟吾主也。願先生為一言。毋附甯。其人乃大驚。晨起去。不知所之。後養正死獄中。禮收屍葬之。為木主。懷以歸。尋簿錄養正家禮願從吏逐之去。曰。我主母乃行。我家人安得去。徒跣京師。餽其妻獄中。妻死奉屍歸。合養正葬。歲輒上冢哭而祀之。

真州袁山人服麟。有僕名志。失其姓。山人好飲酒。性跼蹐。慕為方外遊。及諸秘戲幻術。年二十餘。妻死。遂終身不娶。遊行郡國。輒以志從。歲丁酉之夏。山人逃暑金山。與所親紀生者。飲而醉。夜且闌矣。二人各踞石臨江如廁。山人恍惚間。若有鬼物挽之入水。紀生見。急呼志。汝主溺矣。志倉皇奔水濱。審其已溺。遽自投下。紀生急呼其僕善水者。助之拯。其僕胡盧曰。入則俱斃耳。胡拯為。僅露裳水際。垂手左右。援之不及也。志既入江。挾得其主。盡力持之。不舍。沉而復浮者數四。自分必死。適為旋湍所激。迴至崖側。與紀僕手相值。紀僕援得之。大呼主來救。於是四人者。猿臂而出。出則山人死矣。志哭之慟。謀經紀其喪。寺僧聞變。皆來集。無何。山人蹶然而起。都忘如醉夢中。體亦無苦。時五月十有三日也。翌日。二人平復如常。眾俱歎異之。工部郎謝在杭。在真州。故與山人善。親得其詳。作傳。

書僕書傭

王弇州書室中。一老僕能解公意。公欲取某書某卷某葉某字。一脫聲。即檢出待用。若有夙因。余官南雍。常熟陳抱冲。為助教。其書滿家。亦有一僕如弇州。乃知文人必有助。即僕隸。天亦饒之。荆川先生有書傭胡質。作胡質棺記。



書備胡覽龍游人父兄故書賈。賈少乏資不能買。而以善鍾書。往來諸書肆。及士人家。余不自揆。嘗取左氏歷代諸史。及諸大家文字。所謂汗牛塞棟者。稍刪次之。以從簡約。既披閱點竄。竟則以付賈。使裁焉。始或篇而離之。或句而離之。甚者或字而離之。其既也。篇而聯之。句而聯之。又字而聯之。或聯而復離。離而復聯。錯綜經緯。要于各歸其類而止。蓋其事甚清且碎。非特他書備。往往束手。雖士人細心讀書者。亦多不能為此。賈于文義不甚解曉。而獨能為此。蓋其天竅使然。余之於書。不能及古人。蠶絲牛毛之萬一。而賈所為。則蠶絲牛毛之事也。嗟乎。書契之不能還於結繩。書契又繁而不能還于簡也。固也。然余所以編書之意遠矣。非賈則余事無與成。然賈非余。則其精技亦無所用。豈亦所謂各致其能也哉。賈平生無他嗜。而獨好酒。傭書所得錢。無少多。皆盡于酒。所傭書家。不問傭錢。必問酒能厭否。賈無妻與子。傭書數十年。居身無一壠之瓦。一醉之外。皆不復知也。其顛若此。宜其天竅之亦有所發也。余年近五十。兀兀如病僧。益知捐書之樂。視向所為披閱點竄若讎我者。蓋始以為甘而味之也。甚深。則覺其苦而絕之也。必過其勢然也。余既不復一有所披閱點竄。賈雖尚以傭書糊口。諸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虛閒而無所用。然則古所謂不能自為才。

者然。獨士之遇世然哉。此余與質之相與。始終可以莞然而一笑者也。余既不復有所披閱點竄。世事又已一切無所與。則置二杉棺以待長休。質無妻與子。無一錢之蓄。死而有棺。無棺不可知。念其為我從事久也。亦以一棺畀之。而書此以為之券云。嗚呼。百餘年後。其書或行於世。而又或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論其故。所刪次之人。則余之勤。因以不沒。而質乃無以自見。是余專質之功也。余之書此。亦以還功於質也。雖然。余既以披閱點竄為讎。而豈欲後人又以披閱點竄知余也哉。然則質之碌碌勤苦。從事於割截離合。而一付之無何有之鄉也。與一醉亦無以異也。其亦何憾之有。

僕惜字紙

馮南江思有僕馮勤。其父傭者也。素多病。日者謂其短造甚憂之。問一道士。何以延年。道士曰。若為傭。不能積德。惟勤灑掃。惜字紙。乃可延耳。傭乃市箕帚。徧厠所居村巷。凡有穢息。悉為掃除。見一字。則取置于筒。至暮焚之。歲以為常。壽至九十七。無疾而終。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一目錄

父子五則

父子與慶成宴

三及第子

兩翰林父

同居異室

學士少年牧豕

賢母五則

嚴母

賢繼母

三柄臣母

錢袁二母

兄弟五則

劉李有兄

忤兄請罪

敬兄之怒

兄弟賢貴

起家工部

三仲

兄弟年遠甲科

兄給得歸

義姊

婦人知兵

女將二則

婦人有鬚三則

賢夫人

喬劉二妾

長爪妾

瘖妾

姊妹繼娶

妬后化龍

妬婦三則

藝衣

妻妾投繯

妾禍

家庭之累二則

善處侄仇

子孫十二則

多子四則

無子

乞養子

附異林記二則

並產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一

明湖上朱國禎輯

父子

古謂父子不同舟。蓋思風濤一旦併命絕嗣也。與老子壓石磨躡大繩觀井同。續博物志以鯨為顓帝之子。

夷狄禽獸。知母不知父。都邑之士知尊祖。大夫知尊祖。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呂向生父。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魂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他日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為流涕。立宗聞咨數。官定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娛憚其心。

程大中先生自撰墓誌。子六人。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亡。次明道。又次伊川。兩先生次。韓奴。蠻奴。皆天女。二席。延年。李正臣。其婿。

父子與慶成宴

嘉靖四年郊祀慶成宴。大學士楊廷和子慎。左司馬姚鏐子深。皆為脩撰。大司馬金

獻民子善為檢討。皆父子與宴。為盛事。三公官高有名。而皆有子。其子爵位清華。而皆不甚顯。可見際遇極盛者。亦造化所忌。與而不必盡與也。况下此者乎。

### 三及第子

父為顯官。而子賜及第者。程襄毅信子敏政。謝文正遵子玉。皆至侍郎。白恭敏圭子鉞。至尚書。當時慶成宴。亦必並與。特非同時耳。至于為顯官。而班於父之上者。往往有之。子居津要。而父為卑官末秩。忘在得之戒者。尤不可勝數也。

### 兩翰林父

翰林父為官者甚多。乃余年友。吳曙谷閣學。父一龍。歲選知高郵州。方嚴有品格。林兼宇。宗伯父煥章。鄉進士。官參議。溫裕有才情。庚子外察。閣學方為編修。以使事抵州署。長跪促歸。閣學子有舉鄉書者。宗伯子銘鼎。會魁。萊州太守。

### 同居異室

呂文穆公父母以口舌相戾。遂異處。交誓不復嫁娶。呂既貴。泣請同居。然終異室而處。

### 學士少年牧豕

曾學士榮少不得於父。父督之貨豕。豕突蹇其足。又息不豐。遂之。學士即牧。手書笑不棄。遂擢大魁。事父至孝。

賢母

陸天全完為冢宰。母夫人葉氏。貽書以物禁太盛為戒。陸敗籍沒。葉亦逮。詔獄。神色怡然。後出獄。死於長安官舍。人咸智而傷之。葉之幼也。庭有積水。一兒溺焉。女伴曳之。愈沉。葉奪而縱之。兒遂起。識者謂有司馬公之風。

馮南江父子忠孝。人人知之。然當被逮考掠時。訛言洶洶。欲藉其家。家人奔潰。其母吳氏單孫行可入京。憑血為疏奏曰。兒慙無狀。萬有餘罪。但妾臨年。不忍見子刑傷。願身贖孤。以延嗣息。事雖不報。而行可卒申其說。未減戍雷。猶得補考績。封吳太孺人。世廟英明。寧可溷請。蓋亦深鑑慈德而默以旌之矣。御史歸遂葺慈訓堂以居。今御史父子有祠。而於太孺人竟何如也。

我郡守栗公祁。號東陽。東昌夏津人。余年十二。以童子試。望見之。白苜堂下。獄獄有神。清操振絕。公生一二歲。孤母蕭。年二十二撫之。貧甚。一夜風雨大至。抱兒起坐。壁壞塵焉。鄰婦舉火照之。額楹覆磔。室中之物皆齏粉。母子被髮裂裳。體膚皆無恙。遂

持長齋以報神貺。後公為山西叅政。歿。蕭尚在教二孫時中。用中。有才名。世其家。粟飲量甚洪。過吾里董宗伯宅。巨觥猶未洽。晚海斗。可容三觔。侍者持以前。戲曰。此秦大。不能任。宗伯即以壽。平飲自如。將畢。又曰。不可再。凡三進。乃怡。就坐。嘗飲而別。然公顏色不變。若未嘗飲者。遷官抵蘇州。一面禁。乃衙中物。母夫人見之驚。令役持還。

李及泉頤。母夫人張氏。有賢行。懷妊時。流氓入境。往山穴避之。適其兄過於塗。曰。彼穴人眾。不可居。余家近地可避。遂從之。去。甫入而寇至。寇退。往視前一穴。則石崩。百十人皆蓋粉矣。及泉守我湖。有名。余出其門。後官右都御史。治河。聞命不悻。到官即歿。蓋有先兆也。

少宗伯張玉陽。名一桂。既卒。母太安人劉氏。治家斬斬有法。裕於宗伯存時。諸孫皆成立。為諸生。年九十一卒。

### 嚴母

韓蓮峯。名紹宗。為憲副。母張氏。嚴甚。蓮峯為刑部郎中。配閻氏。亦兩封至宜人矣。張氏命閻與嫂負水。蓮峯歸而見之。命二隸人為代。張怒。持杖迎出。將擊之。以杖指道。



峯罵曰。汝有阜隸。可令代。無則不喫水耶。蓮峯笑曰。媳婦身強有力。豈不堪爲奴子。薄弱且有姪。是以代之。張怒乃解。張生蓮峯數月而孤。後上其事。旌之。卽韓苑洛之祖母也。

### 賢繼母

平湖沈晴峯修撰。生三歲。母俞卒。鞠於後母張。甚有恩意。忘其爲俞母出也。少善病。忽劇。夢一婦攜之去。曰。若真吾子。有髯翁奪之歸。乃甦。以質大母。具言被服容止。則俞母也。於是始知所出。而張母撫之益厚。公薦鄉書。俞母復見夢。爲史官。事張母甚孝。張母至欲全以產付公。令畢父喪。及己身後事。而後分所生子。相守二十餘年。乃卒。蓋繼母之極賢。而俞母得安死。下。修撰得報父若前。後母亦近世最難得者。修撰有文學。以科場事見糾。調外。不復出。有責園集。爲時所稱。

### 三柄臣母

柄臣之母。其因子享榮華。不必言矣。然先歿而猶蒙子之休者。在昔爲宇文護母閻氏。賈似道母胡氏。有後歿而蒙子之辱者。在今爲張江陵母趙氏。其餘大臣非無存者。然氣凌豈敢將三臣之盛。宇文之母。先陷於齊。贖歸。賈之母。先爲婢。有娠寄於其

案故不得與張母比。要之天下大福。無得全者。又可見天道矣。

錢袁二母

錢鉞杭州府昌化縣人。以都御史更撫山東河南貴州三省。繼娶曹氏。鉞以正德二  
年卒。前在貴州。裁抑中人。恨甚。言於劉瑾曰。錢鉞顯宦。積貲鉅萬。瑾信之。構河南祿  
禮事。藉其家。無所得。毀屋及墓。勒民倍直。闔境騷然。執曹氏以下凡五十六人。以  
嚴寒困頓幾死。械繫久。獄不可成。諸大臣爭之。司寇山陰王鑑坐免官。竟分成固原  
莊浪肅州三處。曹過涿州。病劇甚。諸子倉皇號泣治後事。忽遇異人。授真人養臟  
丸。一服即愈。再逾年。為正德庚午。會赦得釋。家人亡者過半。行抵關。瑾誅詔罪狀。瑾  
以都御史錢鉞受害為言。於是還其封誥。及故藉物。任子應福。亦錄用為福州推官。  
孝養備至。至嘉靖十五年卒。年九十一。子六人。一婦人。更盛衰之際。中遭奇禍。卒以  
免。晚更榮華壽考。吁。亦奇矣。必有大過人者矣。

袁文榮以會元及第。受世宗眷遇。拜相。可謂盛矣。然素性跌宕。未幾以病乞歸。道  
卒。無子。時為嘉靖甲子。其夫人管氏攜嗣子扶柩歸。獨持家。東加。嗣子夭。復再立  
事其伯。及撫弟姪。有恩。事繼姑張甚恭。張沒。臨奠。病不能送。柩重不可舉。管與疾至。

乃舉。又賑貧餉餓。所行義事甚多。萬曆丁酉卒。年七十九。去文榮歿凡三十四年。然則文榮乃袁氏一杖奇卉。而夫人則袁之根幹也。人生在自立。何必分男女哉。

### 兄弟

張九齡之弟九章。九臯。性孝友。嘗泛海。兄弟異舟。風濤大作。中夜漂泊。自分俱沒。詰旦並在津亭。餘舟鮮有存者。臯至。御史中丞南康郡開國公。章經略節度使。請于俱顯貴。魏公浚亦其後云。

安福彭文憲公。時以少保贈太師。超六資。同時三從弟文思公華。以少宰乞歸。不允。持陞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又乞歸。乃允。先朝之優禮儒臣。乃爾。彭氏一門得二盛矣。盛矣。文思父貴。僉事。弟禮。左副都御史。文思入館時。文憲正司教習。

文思過邑城。座客有持敗篋故券。證以爭產不已。公以燕坐獨下。獨抗聲曰。若券果出革除年庚辰。當以建文三年書。今稱洪武三十三年。贗可知矣。一座皆服。

宋南渡時。屠姓兄弟二人。自陳留隨行。一居鄞。一居嘉禾。代豪富。國初籍沒。有一公者。贅楊氏得免。未幾楊亦被籍。復以異姓免。數傳為康信公。同時居鄞為康惠公。子孫皆有冠冕。今乍浦教場。廣表約三里。相傳為屠舊居。

康僖公長子應瑱。卒未進士。歷叅政。踔厲慷慨。甚有時譽。後家居。過自貶約。多靳恤。佳客過從。不設飲食。雖子孫亦瑱瑱不忍予。與居官時若兩人。或諫之曰。吾恐夫擁貨而身安逸。樂厚自奉。養以餘滙媚人者。

### 劉李有凡

劉忠愍公球既沒。權貴人猶啣之。不置。將採危語傾其家。公之伯兄理。號益軒。奮曰。是不可坐待也。即日戒行李。詣闕白其情。且踵權貴門。直以事告。其人亦慙而止。後其子與忠愍子。皆至大官。

李崆峒先生之兄曰孟和。字子育。號北野。為儒不成。能殖財。第宅田園。壯麗膏沃。崆峒觸瑾下獄。事急。家人俱逃散。公大出貲。往來賓客。遊說萬端。卒脫於死。公好氣。慷慨性友愛。喜施。蓋奇人也。年七十五卒。子女各四。□□丙子舉人。九孫。用恒用謙。用觀。皆有文名。

### 忤兄請罪

方獻夫之父。遂。全州學正。遺腹生獻夫。後以大禮拜相。五十即致仕。嘗嘗其家奴忤兄。茂夫意。至置酒長跪請罪。

敬兄之怒

嚴鳳號溪亭。歸安人。以御史歸家。族兄某老而貧。迎養。凡宴客必令兄遮蓋。自執箸以從。一日進箸稍遲。兄反顧怒批其頰。欣然受而應之。終席盡歡。既醉。送兄歸卧而後出。日未明。已候榻前。問昨飲豈否。卧安否。每誠家人曰。事有誤。我容得。大爹容不得。扶汝矣。以壽終。慟哭。奠之盡禮。

兄弟賢貴

蘇松二府。同時兄弟並貴且賢者。太倉王閣學文肅公。弟太常少卿和石。名鼎。號王鳳洲。尚書弟南。太常少卿麟洲。名世。懋。雲間陸尚書文簡公。弟僉都御史阜南。名樹德。稱一時盛事。更有異者。兄皆極貴。弟皆京堂四品。又皆先卒。而三家子姓登第者。二王各一人。皆長公出。陸二人。兄弟分出。三家三代共十人。兩解元。兩會元。兩會魁。兩榜眼。尤奇之奇。

起家工部

蘇州皇甫氏兄弟。濬字子安。濂字子約。沆字子循。皆起家工部。止於部郎僉事。其父錄亦以工部改禮部。官太守。我湖竹墩沈氏兄弟。子木。字汝楠。子來。字汝修。儼煇。字

仲亨。做炘字叔永。亦皆工部。子木官至右都。做炘見南京兵部侍郎。與做煇皆右都之子。兩家初任。授官相同。進士同。而沈氏官最顯且賢。堪與家傳其所居地。前後宛如工字。地之能印人如此。理或有之。

### 三仲

席書號元山。正德庚戌進士。由戶部主事。方伯中丞。以議禮。至大學士。少保。謚文襄。季弟春。丁丑進士。號虛山。庚吉士御史。以凡貴。改檢討。進少宗伯。季弟彖。號梅山。甲戌進士。給事。貶死。贈光祿少卿。蜀中以三席比三蘇。文襄幼時。夢涪江漲。落見沙磧之碑。其文曰。三仲連芳。果應其兆。近年蜀中有三黃。則予同年。黃慎軒輝。官少詹事。弟煥。軒輝。官按察使。弟燁。舉人。楚中有三袁。則丙戌會元袁玉蟠。宗道。官左庶子。弟季修。宏道。官吏部主事。弟小修。中道。丙辰進士。皆奇才也。

### 兄弟年遠甲科

同肥兄弟登甲科者最多。然其年皆不甚遠。惟廬陵習先生孔教。嘉靖戊午解元。隆慶戊辰進士。官禮部侍郎。卒且三十餘年。而其弟孔化。以萬曆戊午舉鄉試。去其兄剛一甲子。明年進士。其父亮封編修。兄弟相去若隔異代。雖曰幼子。然其父之高壽。

亦可知已。

兄給得歸

上海人劉銑。坐法被繫京師。其弟鈍陰祈守者代兄。令得一見家人。歸死。鈍既代而銑歸。給其父母云。已得赦歸。鈍以客死。鈍繫而兄不至。士大夫皆知其冤。為餽飲食。久之。赦歸。扣門。家人驚以為鬼。母泣曰。兒餒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鈍哭。歷歷具言不死狀。乃納之。銑聞逸去。鈍生二子。玉璵。璵進士。建寧太守。玉子克。汀洲通判。允子兆。元懷慶推官。

義姊

陸浚明以直諫謫。遠惡地。妻沒。二子幼。時令嚴。當速往。其姊嫁口氏。舍其家以來。為育之。至長。浚明自永新令謝事。姊乃歸。吳人義之。以比魯之義姑。姊遂以稱之。浚明事如母終身。

婦人知兵

上源驛之變。以李克用雄武。即宜發兵。剪朱全忠矣。然竟以劉氏言而止。蓋左右勇士多死於難。其氣已竭。且孤軍無後繼。勢不可輕用。欲而不能。非能而不欲。劉氏亦

姑托辭。真女丈夫也。太原被圍。克用欲走。劉氏諫止。亦與此同。自來婦人知兵。無若劉氏。

### 女將

女人有軍功者儘多。然無若顧琛之母孔氏。孔年已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王廞吳中作亂。以女為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及孫恩亂。東土饑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活者甚眾。生子皆以孔為名。

孝烈將軍。隋煬帝時人。姓魏氏。本處子。名木蘭。毫之譙人也。時方征遼募兵。孝烈痛父老羸。弟妹皆稚。慨然代行。服甲冑。執索操戈。躍馬而往。歷一紀。閱十有八戰。人莫識之。後凱還。天子嘉其功。除尚書不受。懇奏省視。及還。燕釋其戎服。衣其舊裳。同行者駭之。咸謂自有生民以來。蓋未之見也。遂以事聞於朝。召赴闕。帝方恣酒色。奇之。欲納諸宮中。對曰。臣無媿君之禮。以死誓拒。迫不已。遂自盡。帝驚憫。追贈將軍。諡孝烈。土人立廟。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其生辰云。

### 婦女有鬚

李光弼之母李氏。封韓國太夫人。有鬚數十。長五寸。為婦人奇貴徵。光弼姓李而母亦姓李者蓋父



原契丹賜  
姓故也

閩林文恪母黃太夫人亦有鬚寸許。黃有奇術。立柱下卜吉凶。其術莫知所自。來立柱以晴日向日月跌坐。徐伸兩手加額。默視引右肘於鼻端。凝視久之。漸見小如一髮。吉。大則凶。卒之年。謂諸子曰。今年不佳。吾立柱幾如股矣。果卒。年八十一。

賢夫人

胡端敏之夫人李氏。不好。亦不自識其貴。有問汝夫歷幾官。今何品。列。應曰。丈夫自知之。婦人馬用識。此以壽考終。

喬劉二妾

喬白巖太宰。卒。妾二人縊死。劉白川尚書。有二妾。亦如之。兩公其以情感耶。抑選得貞烈人而後娶。故若此耶。亦奇。

長爪妾

翠娥秀媚家女也。以處子適松江管軍副萬戶薛徹。都為小妻。都卒。謹護其爪。不肯嫁。卒完其志。年踰八十。爪長尺餘。卒。

瘖妾

嚴激字道徽。文靖公之仲子也。年三十無子。納妾二人。皆陋。一日過姻家。見侍女年且及笄。而尚未蓄髮。詢其故。主人以素瘖。即蓄髮。孰收之。激惻然。謂弟使蓄髮。吾將以為妾。其人以為戲。未信。復為申約。卒娶之。文靖聞之喜曰。兒合天道。必有後。後三妾皆生子。激素持白衣陀羅尼。且堅守不殺戒。凡舉子多重胞之徵。人皆異之。安小范又云。三妾一瘖一聲。

姊妹繼娶

古人娶妻。多以姊妹為媵。唐宋甚稀。或先娶死。而續其妹者。入○國朝益稀。惟漢陽李伯承先著。元配盛氏。繼任氏。即以妹助遣焉。號曰仲任季任。仲任卒。繼許氏。又卒。乃以季任為內主。伯承豪宕。為尚寶少卿。能詩文。無子。年八十四卒。

妬后化龍

梁武帝却后。以妬忌。化蟒入夢。帝為懺禮。得復為好女子來謝。釋家及小說往往見之。今梁皇懺是也。而南史謂其化龍。入於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湧於露井上。舊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祀之。故帝

終不立后。其說小異。或先為恠。如史所稱。而後得屢。未可知也。妬婦化為異類。理或有之。謂蟒為龍。殆史氏文飾之詞。

### 妬婦

那觀光字孚如。楚人。有才名。為南京光祿少卿。余起家南司業。自幸得一見。請益。比至。問之。則送客江東門。暴沒輿中。甚駭之。一日。劉司成座中。譚及。吭嘅且曰。那精神甚旺。而沈於妬婦。嘗一日。相過塗中。拉歸寓所。從容談笑。甚適。呼進午飯。其妻內捶一婢。聲徹客座。那已失色。劉逡巡辭歸。那又固留。捶久不止。聲愈厲。其婢氣垂盡。劉踞踏告辭。那面如土。竟出門而去。未數日。變聞。蓋妬婦之為害如此。亦可憐也。

正德八年。刑部主事陳良翰。妻程氏。杖殺女婢。解屍置木櫃中。他日復縛一婢。欲刃其胃。婢脫走得免。東廠廉得其事。并良翰俱下錦衣衛獄。拷訊得實。都察院覆議。程氏窮光極慘。比擬故殺律斬。良翰縱妻為惡。謫戍邊衛。

俗語謂法馬為乏子。乏者法字之訛也。謂克架為天平。由來尚矣。吳中有天平山。山石林立。皆劔拔。甚銳而勻。真奇觀也。學憲范長白得之。曲折築園。奇巧。夫妻時遊其間。妻徐氏能詩。而妬。范遂無子。情甚篤。蘇州人為之語曰。范長白夫妻上天平。乏子。聞者大笑。長白

名允臨。能文章。精書法。名與董思白相亞。年尚壯。聞已得子。可塞蘇州人之口。

### 燕衣

葉朝寵。貌魁偉。能讀書。福清人。初娶魏。再娶林。林悍甚。與魏子新不相能。新去之。三山。林復與妯娌。日鬩爭寵。不能禁也。一日林忽語其所善。吾夜夢一緋衣神人。持炬火。燕我。我避之不能覺。而體猶痛。此何祥也。次日林就爨。下炊。火飛出。焚其衣。衣帶結不可解。倉皇以水沃之。愈沃愈揚。遍體糜爛。生蛆。臭穢難近。竟死。

### 妻妾投繯

錢首曾。號盟軒。常熟人。嘉靖庚戌進士。為兵部郎中。遇妻妾嚴。舍中風烈。所掛蒲織。稍觸損。皆惶懼。投繯死。事聞。世廟下法司。廉其事。無他。且在署。得不坐。後娶一室。不受繩束。或罵詈。即反脣。托郊行。約友人篡取之去。

### 妾禍

吳中張獻翼。奪軍人蔣貴妻王二為妾。娶之。張夜宴。五鼓就寢。蔣操刀伏山石中。先殺張及王。并門客七人。手提燈自廁。逃。遇一婦人。不見也。婦人愕立如墮。溺其身去。次日就擒。投河而死。張為人多怪。搗卧具。宿府縣獄中。各二夕。自為犯人。使奴持大

杖痛笞之。三下不見血者。反與杖。今有人自作罪囚。向城隍座下者。與此正同。自稱朝奉。人稱亦如之。方喜。

### 家庭之累

君子每處家庭不幸事。真可憐。瞿洞觀有道人也。娶徐司空鳳竹之女。悍甚。忤其姑李夫人。至憤死。洞觀遂居別室。司空訟於官。十餘年。洞觀卒不屈。上書以死自誓。且許再嫁。乃得免。同時蕺中翰治亦有此苦。欲舉異文。靖公以婦翁相與厚。命姑忍。公沒後。乃行其志。中翰以貴公子能文章。被服儒素。外處休宅。而中多邑費。以此近日士大夫有為子所累者尤多。真是不可解之業冤。余婦甚拙。不我擾。二子不甚學問。性頗因循。此一節猶有可慮。偶感書此自幸。且勵二子。毋荼毒老人為也。

人有有志為善。而兄父不見亮。反挾子弟之勢橫行者。如雲間張狀元瀛海。諱以誠。刻意自立。父兄不佳。里中有來訴者。稍進正言。便受荼毒。無如之何。後凡來訴者。告云。汝只去詛張狀元死。如死了。父兄無可恃。汝輩庶得免累。果萬曆乙卯暴殺。去登上第。僅十五年。真可憐。真可憐。乃若子弟奴僕為政。而我輩不能禁。則已必有過焉。奴僕猶可言。子弟之窮兇極惡者。聖賢豪傑亦不能化也。而况我輩乎。

善處姪仇

宋王之望之父。網襄州穀城縣人。家饒。好行善。其姪任氣好酒。與無賴子為仇。時相  
鬪。呼無賴子與錢十萬。使市布疋。陵眾皆爭。謂一去必不來。不答。無賴子得錢。醉酒  
蒲博。數日盡。遂遁去。爭者咎之。網曰。吾非不知。此人得錢而改化為良善。益莫大焉。  
今其逃與吾姪無杯酒之釁。是以百千去之。所以兩全也。靖康之亂。襄漢被禍尤酷。  
獨王氏僅存。之望貴顯。則積善之報也。

子孫

齊神武子姪多夷滅。獨清河王岳。諫約畏慎。故其孫士廉。以文行昌顯。梁武子孫亦  
多夷滅。惟昭明太子孝友下士。故其子岳陽王譽。立國江陵。傳數世。其後名德相聞。  
與唐終始。蕭瑀蕭悅等。俱貴盛。八葉宰相。孰謂無天道乎。

謝立立功於晉。盛矣。而子奐。不慧。殷景仁輔宋文帝為宗臣。卓矣。而子道矜。亦不慧。  
負子靈運。有俊才。至不保身。道矜之後。更無聞者。

桓立雖滅。其子誕。字天生。年數歲。流竄太陽蠻中。多智謀。為羣蠻所宗。屬於魏。為太  
都督。襄陽公卒。謚曰剛。子暉襲爵。卒。弟叔興襲。立功。傳者數世。

桓冲盡忠王室。史傳亟稱之。即劉裕起義。亦全一孫示報。乃冲存時。朝議用謝輔。為江州刺史。冲怒。奏輔文武無堪。遂自領州事。吁。橫亦甚矣。蓋將門之習。即忠順亦不能盡革也。桓美儒者。以忠死。而諸子皆以武顯。卒至滅門。可惜可惜。

王猛子承。起義佐苻丕死。承弟休。休子憲。仕魏為并州刺史。北海公。卒年八十九。世顯重。太原王氏。本田齊之後。田氏稱王家。子孫因以為氏。

王安石。生性執拗。已自不幸。又生出兒子不才。放潑短命。受了多少謗議。多少悲哀。范文正之子。最多最賢。西夏用兵。即一有病。兒子得其力不小。宋璟四子皆不肖。韓休五子皆賢。幼渙亦至宰相。天之待人。其亦偏有輕重耶。

安石子震。為待制卒。有興化尉胡滋妻。宗室女也。自言夢中人衣金紫云。王待制來為夫人兒。妻尋產子。安石聞之。自京師至金陵。跡訪與夫人常坐於船簾下。見船過。輒問。得非胡尉之船乎。既而得之。舉家悲喜。亟撫視泣涕。遺之金帛。不可勝數。遊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應詣銓求賞。介甫使人為營。致除京官。留金陵且年餘。欲得此兒。其母不可。乃遣之。

安石女嫁蔡卞。知書能詩。蔡凡事先與謀。然後行。及拜相。優人戲曰。右丞今日大拜。

皆是夫人裙帶。蔡嘻而不言。後卒以敗名。荆公生子女皆聰俊。其敗類流禍乃爾。真間氣之鍾也。

宋學士之禍。孫慎字子畏。以洪武十三年庚申歲十月二十八日死。年二十七。次子璲字仲珩。以是年十二月八日死。年三十七。一子璲之子懌。從祖父子性以喪歸。長子瓚字仲珪。與懌同學士。赴貶所。學士次年五月歿於夔。瓚以洪武十九年丙寅四月十日歿於茂州。安遠驛傍之蓬簇。惟懌以孤童治喪。三子慎先死。愷恂繼之。幼子懷以卒之年始生。嗟哉。學士事聖主而不克終。三世顛沛流離至此。亦可憐矣。毛東塘長子口號白山。長厚質直。中懷涇渭。多識典故。善別人物。子世卿舉鄉試。不少見喜色。終太保之世。無盛滿之咎。睚眦之隙。皆其力也。太保頗疵其短智。羅念菴在座解曰。公胡責細行而忘大節。太保驚問狀。曰。禮不云乎。不敢失色。失言於人。而使。人曰。幸哉有子。此孝子之大節也。太保竦然為起謝。

劉莊襄公。家孫守蒙。深理學。當陰文資。讓其叔深。又軍功。陰錦衣千戶。讓其弟守孚。試在高等。當既讓族叔霽。人曰。泰伯三讓。孔子稱為至德。守蒙似之。

大學士劉珣之子。銳。蔭尚寶卿。兼翰林博士。歷官四十年。進階三品。加一品服。致仕。



歲給夫四名。俸米六石。此真奇事。銳八歲受蔭召至。文華殿拜起如成人。門限高。楊遵庵提攜過之。終太常。著述甚富。

多子

慶成王鍾鏞。謚崇惠。晉恭王之曾孫也。弘治五年八月。山西巡撫楊澄等奏王子女至九十四人。恐其中有收養異姓之弊。且為子鎮國將軍奇濊等增年。冒支祿米。乞下禮部議處。並乞限各郡王以下。妾媵之數。禮部查勘覆奏。謂王子女俱王妃夫人并宮人室女所生。別無違礙。其冒支祿米法宜追徵還官。得旨。王子女既無違礙。其夫勿論。冒支祿米不必追徵。准作以後年分該夫之數。法司原奏有不許濫收子女事例。仍行各王府知會。自郡王以下。妾媵多少之數。再會官定議。以聞。禮部復會議覆奏。謂郡王自正妃外。妾媵不得過四人。各將軍不得過三人。中尉不得過二人。從之。著為令。王後生子至百人。俱成長。又皆隆準。自封長子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今本府數至二千餘人。他府有止二三十人者。

漢張倉子百人。趙王彭祖子七十二人。唐棣王瑛子五十五人。榮王琬子五十八人。延王玠子三十六人。皆宣宗之孫。而宣宗亦有子三十人。宋徽宗子三十八人。張耒

四十二人。杜子微一百四十人。馮益三十人。

宋初李僊哲。同。曰。從真州人。任本州刺史。生男女六十九人。緣江十餘里。第宅相連。

僊哲鳴笳道從。往來其間。子孫來見者。披簿以審。

宗室謀瑋。所輯異林中。有多男一欵。備矣。尚有未盡者。故摘出如左。猶之乎千一也。其三十人以下。皆不書。

### 無子

三代以後帝王無子者。在末季如漢之平哀。宋之光理。不必言。莫賢於宋仁宗。而無子。尤莫賢於我。孝宗。雖有。武宗。猶之乎無也。當是大菩薩轉世。不以此為有無。重輕。至大臣賢而無子者。多不具述。以余目所經見。李九我閣學。為南吏部侍郎。年逾五十。尚未有子。丁改亭。起南大理丞。切切勸納妾。其夫人立屏後。聽之甚愠。改亭知狀。再三至大言。喚一老媪出見我。我自自說。既出。語之曰。說與奶奶知道。你老爺會元及第。官至少宰。無後。宅日官生。却被姪兒受用。你老爺精神尚旺。急急納寵。必定生子。既生子。於奶奶只隔一胎。却是老爺親骨血。撫養成人。就是奶奶親生一般。日後祭享。大家並坐入口。若是姪兒。先與老爺也隔一重。何況奶奶。其言切至。老媪

聞之亦下淚。夫人悟。納妾生二子。後孫月峯尚書。以叅贊至。改亭亦依此法言之。孫不應。後漸厭。拒不復見。改亭固求見。則自後門潛出。避之。蓋孫方續娶。應接不暇。其自言曰。釋迦不以羅候傳。仲尼不以伯魚顯。終不立嗣。

### 乞養子

此類甚多。以余所見。隆慶戊辰進士。司汝霖。本張姓。汶上縣開河里人。生而明秀。方數歲。失母。江陵人司鏜。以督運至。與其父林。遊甚驩。見而奇之。使屬對。受命如響。遂乞為子。教之。年二十二。登第。歷文選郎中。太常卿。副都。撫八閩。鏜與妻羅。兩受貶。封三年之喪畢。奉使過開河里。行求宗黨。得其叔父宗魯。考問家姓。乃奏復故姓。名汝濟。卒年五十三。歿之日。援筆為書。以授諸子曰。開府非卑僚。半百亦長世。惟生我之幼。勞吾慚負於天地。蓋悔之也。夫童子能屬對。則已有知矣。既第。齒錄科錄。本生父母。何以皆不書。致其日月。鏜夫婦。沒在萬曆五六年間。初入吏部時。其復姓。其移封。最初即可舉行。何以遲遲至萬曆十五六年間。始復而移封一節。全不講及。謂昧所自來。則世無此事。謂為司老所制。則察其氣韻。非受制之人。亦無可制之理。於心於例。皆所未安。意者江陵當國時。以同邑。嫌於自外。不敢題。江陵歿後。以事久。嫌於按

眼不欲題。比題復則官高不及報滿罷免。慚負以歿。始見真心。嗟乎。聰明伶俐人。三十年驅馳熱路。何暇議及。猶幸京師稍閒。得復本姓。不全然作它家堂下人耳。

附異林記二則

田常專齊國之政。選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者。為後宮。有子七十餘人。靖郭君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是為孟嘗君。出史陳成子。有數十婦。生男百餘人。

史記中山靖王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人。漢書晉永嘉之亂。吐谷渾始度隴西。止於枹

罕。有子六十人。春秋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後秦左衛率胡藩。南昌人。有子六十

人。多不遵法度。坐罪。徙遠州。魏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人。陳宣帝四

十二男。太子則陳後主。其封王者三十三人。除始興逆誅。岳陽死隋難。餘皆令終。鄒

陽王恢。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封主者三十八人。陳尚書僕射王冲。歷

仕二梁。年七十八卒。有子三十人。並至通官。俱南史趙宋時。侍中張耆。家多姬媵。開窗

直廡舍。先使馬合牝牡。緞內人窺之。從而幸御。罔不成孕。有子四十二人。

並產

袁牢國之先。有婦人曰沙壹。觸沈木而孕。一產十子。最幼者才武而黠。是曰九隆。諸

凡共推之以為王。其時哀牢山下。復有夫婦產十女者。因而妻之。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許僖公一產二女。曰妣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而雙。男曰貞。夫女曰瓊華。吳回之子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嬪。孕而不粥。三年。啓其左脅。而產六子。一為昆吾。二為參胡。三為彭祖。四為云鄩人。五為曹姓。六為羊姓。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一產四子。唐檀以為京師有兵氣。唐淮南程幹。妻茅氏。連八年。學生一十六子。宋郟城民。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胎。南齊王融。王琛。同是四月二日。學生。後以四月二日。同刑死。南唐時。金陵人康國輔。娶司馬氏。一產三男。唐主以為人瑞。皆封將軍。其後蕃衍。號千秋康氏。宋會川。伊氏伯仲。以嘉熙三年。正月朔日。學生。至元泰定丁卯。享年九十。皆聰明強健。方國珍之婦。一產一男二女。景泰三年。宛平縣民。福祥妻。一產三男。詔人子。月米三年。天順中。揚州民婦。一產五兒。體貌相似。無天者。成化中。曲阜人孟麟。孟鳳。皆學生。麟官陝西布政使。鳳官刑部尚書。德州人王楠。王楊。亦學生。楠官南鴻臚卿。楊官右布政使。嘉靖六年。河間民李公寶。妻陳。一產七女。嘉靖戊午。舉人顧合璧。顧聯璧。其父四舉胎。生八子。萬曆戊申。仲冬乙巳。福州軍蘇九郎。妻鄧。一產兩男兩女。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一終